

鄉縣志卷第七

星野志

在天成象未易窺尋言人人殊尤難採擇新鄉隸衛準衛分野
應屬室壁之次或云昴畢未必盡非然不敢並存致貽叢雜之
誦若丹元子步天歌則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深知天者併載于
前

春秋緯文耀鉤以北斗七星主九州曰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
柱冀州屬樞星春秋運斗極云斗第一樞一至四為魁唐天文志
魁以治內故陬訾為中州四戰之國地在中州太行以東為冀州
域北斗之分野當屬樞星

唐書天文志自陝而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
于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鄴

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后文之國也 玉海崔伯

易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
弱則冀強起為名邱妥為平岡歸乎甚尊其名太行 又述征

記太行山首始于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陁

摘輔象以九州繫於三台曰冀州屬錯錯謂中台之下下台之上
也地在冀州三台之分野當屬錯

史記天官書次戕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為五星於辰星曰北方
水星經云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地在冀州五星之分野當
屬辰

淮南子云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神為辰星

史記天官書前漢天文志並云戊巳中州河濟也地處中州十干
之分野當屬戊巳

按淮南子謂衛屬壬與天官書天文志異

帝王世紀明清類分野書月令正義並云亥為衛分地在衛十二支之分野當屬亥

順治新志容齋洪氏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為陝訾于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墟後徙楚邱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與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繫涼州耳謬亂如此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按晉天文志星經杜氏通典亦曰亥為衛分而皆屬并州爾雅謂兩河曰冀正壯曰并衛在冀州之南禹貢錐指曰冀南亦距河新鄉為南河與豫分界觀此則與并自不相及也又

淮南子謂衛屬已與諸書異

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氏注云星土星所主土也
陬訾衛也左傳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帝之虛故為帝印其星為大水此陬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地屬衛為冀州域十二次之分野當屬陬訾

唐地理志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漢河內魏勃海清河平原常山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廣陽等郡國又參有東郡河東上黨鉅鹿之地孟懷澶衛及魏博相之南境為陬訾分 又天文志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為顓頊之墟 又云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

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娵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闕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分 大衍歷議正月會於亥其辰爲娵訾 玉海星土分星注云娵訾衛也據鄭注與班固地理志分野合帝王世紀亦用其說考之左傳國語皆合但以國爲斷則疆土變易不合天文之正 後漢律歷志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 鄭樵通志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於辰在亥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帝王世紀黃帝分星次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爲太簇斗建在寅今衛分野

汲縣志歷代史傳記星辰各不同雖皆言衛屬娵訾之次於辰在亥而黃帝分星次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常之次史記前漢書皆不言度數後漢書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豕常之次晉天文志隋地理志並云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唐天文志娵訾初危終奎蓋一行之測驗精于前人故自宋元以來言亥度者必以始危十三終奎一爲據也 康熙續志分宿分野之說諸家不同至唐一行有雲漢升降之論而娵訾之次則起危十三度終奎一度按之新曆較之舊志將差十度而壁星入降婁之次矣所以然者七政東行恒星亦東行每七十一一年星去節氣二度積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年而一周天故宮次有定者也星度亦有定而未及周天之期寔無定者也吾志星野姑準唐志而已諸家紛紛不復並載爲書其說以釋疑

按陬訾亦曰豕常左傳云載在豕常疏豕常亦陬訾帝王世紀豕常之次一名陬訾是也

天文星指云室壁衛輝府懷慶府彰德府大名府文獻通攷圖書編寰宇通志一統志並云室壁衛分地在衛二十八宿之分野當屬室壁

前漢地理志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楚邱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邱故春秋經曰衛遷古遷字於帝邱今

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邱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凡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唐天文志

營室東壁姬訾也初危十三度餘二千九百二十六秒一太中
營室十二度終奎一度自王屋太行而東得漢河內至北紀之
東隅北負漳鄴東及館陶聊城又自河濟之交涉滎波濱濟水
而東得東郡之地古邙鄘衛凡胙邗雍共微觀南燕昆吾豕韋
之國自閣道王良至東壁在豕韋爲上流當河內及漳鄴之南
得山河之會爲離宮又循河濟而東接玄枵爲營室之分 明

天文志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其所配直隸十
三布政司府州縣衛及遼東都司分星錄之危十三度至奎一
度陬訾之次也河南布政司所屬之衛輝彰德懷慶三府北平
之大名府開州山東東昌之濮州館陶冠臨清三縣東平州之
汶上壽張二縣皆室壁分 順治新志天官書經星當宿中外
宮星氣之精皆古州國官宮物類之象春秋書災異推其應不

殊然一邑一鄉方六七十里而營室至東壁俱屬并州卽有禮祥何以徵焉唐書陔詁之分躔次地里相屬本於一行之論可攷而稽焉

按爾雅營室謂之定詩定之方中是也孫毓據是詩曰鄘在紂都之南

又按史記天官書以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曰營室至東壁并州又云昴畢冀州於是新鄉星野或以爲不主室壁應屬昴畢者蓋并州爲冀所分之地在冀州北於新鄉遠不相及而邑境面古黃河乃在冀南旣爲冀地則其屬昴畢也固宜又文獻通攷云昴畢趙之分野兼得秦魏衛之交注云漢之河南野王朝歌今河內之東境汲郡皆宜屬衛是趙與衛交卽謂之屬昴畢亦無不可及攷趙地漢時所轄郡縣卽真定常

山中山涿郡之高陵州鄉廣平銀鹿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
邑文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
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皆其分也究不得謂新鄉竟
屬趙也明矣通攷亦云兗州其在天文營室東壁則衛之分
野兼得魏宋齊趙之交漢時衛地東郡及魏郡之黎陽皆是
東郡二十二縣則濮陽畔觀聊城頓邱發干范荏平博平黎
清清東阿離狐臨邑利苗須昌壽良樂昌陽平白馬南燕東
武陽廩邱也是與趙兼得之衛又自不同然則屬昴畢既於
郡國多岐屬室壁又與漢晉諸史互異孰孰非孰是何去何從
雖人亦有言一邑之在天猶彈丸黑子不足當周天一度之
未不必委細也然毫釐之差謬以千里不爲之詳察可乎今
備錄諸書一主室壁仍錄婁氏之說以資攷證焉

明婁樞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天文雖未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班固地理志稱魏地觜觿參之分其界自高陵以東至河東河內是以河內爲觜觿參之分野矣又曰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東郡衛郡河內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是又以河內爲營室東壁之分野矣史記正義亦以河東河內爲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河內之野王朝歌爲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兩分之失正與漢書同朱子釋詩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爲前所失之衛與後所都之衛交舉而互言之旣以河內屬魯衛之衛矣及釋孟子則曰河內河東皆魏地是以河內爲趙魏之魏則自懿公失國之後河內

錫於周分於魏言之也吾嘗詳考河內之域屬魏與屬衛之別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國風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爲狄所滅齊桓伐狄而更封衛於楚邱是爲文公子成公遷都帝邱今之濮州也樂記謂桑間濮上之音是已襄王十七年以河內地與晉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陽樊温原攢茅之田也使河內屬衛王安能奪彼以與此則河內非衛明矣左傳謂晉始啟南陽蓋小修武之南陽非今唐鄧之南陽也魏本屬同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及三家分晉而河內更屬於魏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國

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寔非魏也且魏分晉地在刪詩之後詩有魏風有唐風有衛風唐卽晉也今山西平陽府是也衛則衛之東郡浚邑澶淵之地是也魏爲河內無疑矣漢費直蔡邕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歷之說各有不同樞獨愛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其裁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爲據又况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吾故曰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沉於四維分野所在如指諸掌先儒亟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國不如定星野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天者無遷也樞獨以爲定星野於雲漢不如定星野於山嶽

蓋以在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遷也近見河南志以河內爲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爲衛室壁分野且河內南接河南不百里卽爲柳張之分野北接河東不百里卽爲觜觶之分野而東去濮博殆千里室壁分此又分彼是何其狹而長乎晉天文志亦謂河西四郡爲室壁分野乃越岐雍遠分於六千里之外益不可曉史記天文志營室至東壁爲并州分野昔舜以冀州太廣分其西北爲并州卽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討則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無地而非室壁之分野所考滋多所惑滋甚括地志以觜觶參爲益州分野星經曰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河內上黨雲中是也今按禹分九州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爲益州卽今之四川是也與河內相去萬里諸儒於地理之易步者尚紛紛無定而謂天文

難步者乎信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吾故曰天文雖未之習而地里則有可據者是也大抵河內之地所以分野不定者古屬山西却在山東今屬河南却在河北古者列國因地之俗以獻詩吾今因詩之俗以占地占地以定星之分野可乎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今衛輝曹濮陳留浚儀澶淵之風俗人物酷似之河內之地土不薄地不下人不輕浮柔弱決非衛地也地非衛地則非室壁之分野也明矣魏風諸篇葛屨汾沮洳言地狹隘民儉嗇而褊急也河內之野人似之伐檀園有桃性狷介心多憂思也河內之君子似之後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內之風不能有加於此當作魏地無疑矣地爲魏地則星爲觜觴參之分野也又奚疑

嘉慶

八

疆域志

九州五服疆域各有區分三代相因不無小變秦并天下置郡縣而縣之大者猶足方古子男之國新鄉爲縣肇于隋至明初而疆域始定雖四履縱橫不踰百里而化行浹境亦必有道矣隋置縣在府治西南東自臨清店至西大家店廣五十里北自陳保舖至南椿庄袤七十里

東界臨清店二十里又三十里至衛輝府

南界永城店二十五里又三十五里至陽武縣

西界大家店二十里又二十里至獲嘉縣

獲嘉縣志漢初立獲嘉于新中鄉東抵汲西接修武其地甚廣隋開皇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割縣之東境隸之

北界陳堡舖二十里又二十里至輝縣

西南界張家庄五十五里又十五里至原武縣

東南界顧固寨三十里又四十里至延津縣

西南界杏庄四十五里又十五里至獲嘉縣亢村驛

東南至小店二十里又四十里至胙城今并延津縣

東南至江寧陸路一千三百五十里水路由黃河自徐州二千里由衛河自臨清三千一百里

東北至京師陸路一千四百五十里水路至張家灣二千九百七十里

東至山東臨清五百五里

西至陝西潼關九百六十里

西北至山西鳳台縣星軺驛二百三十里

南至湖北漢陽府一千五百里爲湖北湖南廣西郵道

西南至湖北襄陽府一千八十五里爲雲南貴州郵道

康熙續志曰周建千八百國井邑邱甸若燭照數計焉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所以正封域杜吞并也今鄜邑疆土隸在寺兒山者有碑可攷隸在賀家屯者有冊可憑爲隣封所據爭訟經年視昔虞芮閒田無乃滋愧歟

暢俊曰按括地象曰地二億三萬五千五百里中國居其一黃帝立萬國營建九州舜分十二禹復爲九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興存者三千九州如故周初千八百國九畿屬於職方東遷後見春秋經傳者國百有七十末年僅七國焉秦置郡縣立守宰星羅碁布左濱海右流沙方以計之萬五千里爲一國漢唐以來州縣之設有時變置山川之形亘古不易新於天下一指也然幅幘實當孔道星軺如織未諗息肩體國經野測景

相宅者固所不遺蓋京邑身也王畿背也四方指也一指枯身臂之憂也故不遺也因地善俗因俗宜民其斯為後稷三日之吉矣

都屯附

邑分東南西北為四路益西南路為五

舊志新中鄉嘉善鄉南嘉平鄉歸德鄉貴賢鄉共五鄉不可攷
明曹璉新中鄉詩一入新鄉望李臺李臺轉過塊村來春回司
馬遊芳草冬到弘農訪落梅戒海秋風彫細柳永城夏日映高
槐東庄西社無飢饉文教長興育俊才

五路轄三十六都

康熙續志三十六社在城社大趙社永康社小冀社戒海社
青社李臺社郭柳社介二堡社塊村社司馬社辛莊社大冀社

唐馬社王村社龍泉社大興社大泉社豐安北社長興社永興社呂村社陽興社永城社丁家社曹村社東莊巖社西莊巖社弘農社介三社原庄社陳堡社高村社豐安南社婁村社興寧社見存并十二社又張門魯堡龍潭聶莊賈城敦留永安正興八社並廢

按舊立三十六社地多犬牙相錯或一户分於各里或極東派歸極西做諸古昔比伍閭聯之意殊渙而無紀乾隆七年開元請析為三十六都俾其臂指維繫都下所攝村莊分列於左

第一都攝大街四

東大街 西大街 南大街 北大街

右在城

第二都攝村十一

呂村 河頭 臨清店 路州屯 東河頭 定國村 富庄
屯 聶家庄 栗家庄 孫家庄 秦家庄

第三都攝村十一

關家堤 陳家庄 任家庄 下王庄 原家堤 保安堤
張家堤 趙家樓 于家庄 小介三 申小屯

第四都攝村十七

北新鄉屯 姬家庄 宋家庄 紙坊 柳園 大村集 南
新鄉屯 安夏 東新鄉屯 張家庄 新庄 古固寨 大
介三 王庄 孔家街 南小庄 庄岩

第五都攝村七

史亨屯 張興屯 申家店 北小庄 張八寨 普家堤

白馬

第六都攝村十一

三官廟 東關 飲馬口 板廠 張家庄 段家村 駱駝灣 宮村 喬卸 鴻門村 馬小營

第七都攝村三

西台頭 中台頭 東台頭

第八都攝村八

劉家堤 馬二庄 王家廠 楊村 王家灣 荒里 尚村 劉家營

右東路

第九都攝村十

石村 三永康 東西原逢 南陳庄 店後營 皇唐馬

文家營 合河鎮 西合河 北陳家庄

第十都攝村十三

大名營 劉大名 丁固城 張固城 仝固城 王固城

李大名 中名 絡絲潭 路家庄 八里營 唐家庄 沈

家營

第十一都攝村六

潘家屯 楊家岡 王小屯 原庄 范家嶺 小栗村

第十二都攝村十六

石榴園 城西庄 壇後 小楊庄 姜家庄 水南村 水

南營 十里鋪 西元庄 高庄 大家店 三高村 東水

東 西水東 大郭 小郭

第十三都攝村七

北翟坡 野虎林 牛任旺 段任旺 楊家庄 南翟坡
任家營

第十四都攝村十三

張唐馬 李唐馬 岡頭 百耕營 大宋佛 城南庄 金
家營 周家庄 朱召 梁任旺 八里舖 劉任旺 任旺
庄

右西路

第十五都攝村八

劉司馬 孟司馬 王莊 路家堤 賀家堤 趙家堤 牛
家堤 油房堤

第十六都攝村四

張街 郎公廟 固軍 荆家樓

第十七都攝村八

劉二庄 位家庄 陳家庄 苗家庄 小張庄 毛家灘
賀家屯 溝兒峪

第十八都攝村十

孟家營 臧家營 李村 趙村 賈家屯 長興鋪 西辛庄 寺上村 焦家庄 田家庄

第十九都攝村四

八柳鎮 陽興 龍泉 李台

第二十都攝村七

張家灣 小河 浮水村 大泉 土門 西趙堤 吳家店

第二十一都攝村七

霸州寨 冷庄 東辛庄 永城店 王府庄 李庄 永安

右南路

第二十二都攝村二十一

上庄 玉女觀 劉全庄 弘門村 薛灣 口頭 塔兒岡
秦窰 馮家庄 馬衙衙 沙庄 神頭 六台山 黃稅口
白馬峪 韓窰 沙溝澗 窰兒頭 牛家窰 田家灣 牛
王廟

第二十三都攝村十

三張門 三魯保 小朱庄 白小屯 楊家庄 尚堡 王
門 尚同古 郭柳 黃家屯

第二十四都攝村十一

三家庄 牧村 暢家崗 茹家崗 御寨 朱庄屯 大朱
庄 黑堆 楊小屯 前戒海 後戒海

第二十五都攝村十一

周村 寺庄頂 丁家庄 壇後 馬坊 東郭 前陳保

羅家庄 後陳保 王小屯 楊家崗

第二十六都攝村十

黃崗 北馬頭 豆腐營 棗焙 南粟家屯 牛家村 馬

家庄 李家庄 西王村 窰廠 明郭澆初冬牛村詩霜落

高天樹色殷烏啼深巷數家閒傷心自照門前水東去悠悠雙
鬢斑 一官何事空能老轅下於今歲月深名姓卽看鐘鼎上

闌身何似卧雲林

第二十七都攝村七

大塊村 招民庄 東王庄 北原庄 北招民庄 苗塊村

郝塊村

第二十八都攝村九

前辛庄

後辛庄

前五陵

耿家庄

尚保屯

李四屯

君子村

俗呼
蓬里

後五陵

金燈寺

第二十九都攝村八

史家屯

尚家灣

高家灣

小栗村

栗家屯

大栗村

賈喬

西家村

右北路

第三十都攝村五

大吉

梁家庄

小冀鎮

孫家庄

杜家庄

第三十一都攝村九

吉家庄

崔家庄

豆腐村

秦村營

周王庄

梁村

杏

庄 侯家庄

西寺庄

第三十二都攝村六

七里營 曹村 丁家屯 劉家店 王家店 余家庄

第三十三都攝村六

馬家庄 趙家庄 王府庄 張家庄 夏家庄 曹家庄

第三十四都攝村十一

張張青 位家庄 大興 許家庄 賈城 楊家屯 閻張

青 苗家庄 高村 王家屯 王家庄

第三十五都攝村十

康家庄 石碑 李道堤 敦留店 羅家灘 劉八庄 丁

家庄 椿庄 楊家庄 楊家堤

第三十六都攝村八

東興寧 西興寧 東大陽 西大陽 聶庄 小送佛 李

家庄 婁村

右西南路

屯營十八處

西北耕營

王下南伍

店後營

王下北伍

秦村營

吳下南伍

東北耕營

閻下

南伍 大趙營

姜下南伍

東元豐營

姜下北伍

宋佛營

宋下北伍

七里營

宋下南伍

塊村營

鞏下本伍

西元豐營

王下北伍南伍

文家營

吳下南伍

水南營

姜下南伍關下南伍

右前所

孟家營

李下東伍孫下西伍

臧家營

孫下東伍

馬家營

沈下東伍

劉庄營

劉下

東伍

金家營

劉下西伍

唐家庄

李下西伍

八里營

孔下上伍孔下下伍

沈家

營

沈下西伍

任家營

沈下西伍

右後所已上十八屯營計二十一村已分列三十六都內因

另編賦額且爲明時脩防之地故特詳焉舊志無文家營馬
家營金家營唐家庄任家營有嘉平陳杏二營嘉平營無攷
查陳杏營隸于獲邑列入新境誤也又大家店營卽店後營
東王岳營西王岳營卽臧家營孟家營也

新鄉縣志卷第八

形勝志

勝之有形者在地理勝之無形者在人心故制勝以人不以地
新鄉用太行爲屏障而三岡五陵陂陀萃律黃河故道形蹟宛
然四達之區中州一大都會也攬勝繫於天成而以無形者制
有形則得人得地不徒一邑之苞桑鞏固矣

史記左孟門右太行大河經其南常山在其北

宋地理志朝貢聯絡舟車交集

文獻通攷左右山河古稱重鎮

元志峰麓奇峻地當衝要泉甘水溫

元蕭璘碑記衛室壁之分野汲之西獲呂之東新中之鄉卽屬衛
邑也北太行而南洪河西百泉而東淇澳墳衍廣陸隄隰沃流實

東州之麗邑也

元王暉汲郡圖志引北通燕趙南走京洛河山之間一都會也又劉君去思碑銘云太行東麓浸以清泉桑土衍沃民俗殷阜

明潘嗣袞官行驛馬記路通八省星輶絡繹

河南通志面黃河之流搏五陵之險

按黃河舊自縣西南敦留店入界迨元至元中始自原武縣決而東南流經陽武封邱茲河乃絕今縣境南去大河三十里有古黃河道面河形勝猶宛然也

衛輝府志左衛河右孟津太行峙其北黃河經其南

舊志按置郡縣必擇山川風氣所聚蓋以阜民非徒設險也今縣左河濟右孟門太行峙其北黃河經其南而內帶衛河之流搏五陵之險蠻夷連絡舟車輻輳爲河北要地據其勝者思所以守可

也

張耒雜志三岡陂陔五陵萃嶽行山之支脈也

唐宋之間使往天平軍馬約與陳子昂新鄉爲期及還而不相遇詩入衛期之子吁嗟不少留情人去何處淇水日悠悠恒碣青雲斷衡漳白露秋知君心許國不是愛封侯 明劉咸新鄉道中詩西望新鄉見五陵山形迢遞鎮臨清絡絲潭碧曉濤淨渡柳人閒春草生裴令發奸牛獄決邵公病涉石橋橫因尋古跡慰行役重上漢家馮石城 謝榛新鄉送李于鱗之關中詩路出新鄉煙樹重石橋曾別李攀龍謾言謝眺驚人句獨立秦天落雁峰 國朝王鐸新鄉詩荒原存古廟煙火更堪嗟子子田車響陰陰野霧遮三秋懸鼓鐸百戰厄龍蛇縱有偷安日知看何地花 沈元滄贈陳愉庭詩與君訂交記乙酉畫船正繫

金闈柳翠華清曉拂天來一面匆匆遂揮手雲蒸景附向金臺
馳驅余亦從人後青衫彷彿染天香未敢生涯怨不偶長安落
葉又逢君剪燭深宵傾易酒共輸懷抱敘生平淋漓意氣良非
苟尾大從來有不掉勞勞又復家園走關河迢遞合并難寸心
時藉鴻鱗剖天旋地轉不暫停星紀迴環尚未以纔看好夢熟
黃梁條見浮雲變蒼狗依然落拓返鄉閭自分棲遲終隴畝扁
舟君忽武林來訪我茅齋剪春韭小樓一榻對吳山情話連朝
開笑口驪歌門外促征鞍燕樹江雲幾搔首長材自合有強用
大器懸知非小受當今廊廟正需才百里區區亦何有余也
支離憔悴人秋卷叢殘同敝帚胡然見獵喜忽生林壑初心不
自守攬轡來過馮石城太行左峙淇泉右野外猶存君子邨溪
頭或有垂竿叟五陵森鬱帶三岡靈氣盤旋鍾大阜使君坐肅

風自淳嘖嘖惟聞稱杜母短刺纔投遣馬迎拂塵置醴情何厚
疎簾晝永海榴紅頓覺穠華照衰朽人生聚散湖海萍世事升
沈屈伸肘但須各保歲寒心白水青松期不負他年遊宦事粗
成二老風流君許否

浙西沈麟洲先生以詩名宇宙所著滋蘭堂集哲嗣椒園侍
御已乞閣學歸愚翁爲之選定集中有贈陳侯訂交行一篇
令姪樗莊錄以示余敬爲編入陳侯爲政風俗還淳夫三岡
五陵靈氣盤旋寓賢歌咏及之山川亦藉以生色云

劉正宗新鄉逢立春有感詩使車回萬里已見客途春臘味尊
中酒東風陌上塵閒愁隨髮改舊恨與時新衛水溶溶綠銷沉
百代人 林清甲寅秋客鄜南詩黃花綠酒客中筵簾幙秋風
動管絃造物送人歸素地飛仙遲我謁鈞天重陽纔過無多日

甲誠相逢又十年醉爾大賓開口要看滄海變桑田

明褚其高新鄉境賦世有洞寰子者以儒爲業處世則迂志不
僥倖行有廉隅詩書適意日夜吁吁萬物靜觀卧則與俱一旦
幡然起曰士君子之居世也跡未歷於五嶽腹空飽乎詩書紙
上糟粕甕中遊魚訪名勝以登眺詎卧遊之能如於是釋書佩
劍行首京都燕山易水帝業皇圖荷聖明之御世兼宰執之效
謨鷓鴣窺鄧林之廣大魴鱧竊萬頃之江湖挽轍而南將入吳
楚脯視荆衡江漢爲醯肆胸中之遊龍愧人間之首鼠行次河
朔別是邱墟入新鄉境憇故人居下陳蕃之榻設馮驩之魚十
日之飲滿床堆書意萬里之邈此發軔之初若謂此邑之可忽
乃知浮慕之爲虛問之主人曰今之郡邑葉分碁布政教人爲
山川天賦今昔殊風遠邇異度主人不鄙亦能述其故乎主人

曰是邑也自昔分土創始曰鄘一降春秋再降秦封漢隋相繼
唐宋登庸初并入衛後屬三川以地爲鄉在卯金之季從鄉名
邑在開皇之年無何而州縣之屢易未幾則改隸之迭遷最後
則驟廢而爲鎮不以乃復列于邑編天厭元祚兮亶聰明之崛
起厥命維新兮與郡縣而更始仍以其邑隸衛兮垂永久之定
矩乃聖聖之相承兮頌萬年之天子昔雖變遷無常兮今歸一
統之疆理承高明之下問兮試披搜乎故紀幸勿厭乎耳聒兮
願不辭夫頰齒爾其星應室壁野分異甌堯舜首善禹迹先週
自殷郊墟乃入于周爲康叔之舊封偉武公之紹休歸皇明之
版圖已二百之春秋畿南首藩河朔要地八省極衝一方重寄
孤城突突如岡如陵千村落落如仰如企區傍大瀆之濱邑入
中州之治東眺濟水南帶濁河北襟孟行之翠西環沁水之波

若夫境內則山因寺名三岡如附衛水發源于蘇門潁城湛湛而東注倉儲移之小灘賴水運之便路再而牧村陳戈之野馮石封侯之城防水之堤有塊村賈橋之固瀦水之潭有白馬絡絲之泓御寨土紅漂杵舊跡李台寨設俗謂避兵老君庵爲燒丹所在白鶴觀有仙子題名古堤則修築之可據金灣則草怪之難明乃其地濱大河勢平而下雖染殷受之淫風尚賴康叔之治化丹蘄飾治以成終酒誥禁飲而不假稼穡借河潤而常盛民風脫習俗而漸淳賦免飢饉境無艱辛貿易平而未有折閱之患水陸備而易爲嘉禮之陳天之司牧厥亂爲民取千村而衽席合四季以同春兆民嚮化五品皆親外翰莩李禮教維新章縫抱璞科第聯珍出則展布所習歸則肥遯其身前修規範風激後人他若武襲誥封貞芳孝行人君子鄉邦愛敬官

掖女榮閭閻之慶屈指可數簡冊輝映又如昔賢埋玉歷歷
跡呂咸休以從義而不泯慕完明以持法而猶封是皆有光于
泉壤今猶宿草之茸茸至于貢賦供上之具祀典祈神之休驛
遞應往來之用徭役多胥徒之儔四堡爲防兵計六橋爲病涉
謀北堞之外旅艦商舟廢居居邑雲集颺流兩關候長途之客
邸武廳訓百勝之戈矛斯則一邑大較舉一該百乃若民生之
利害自有不易之碩畫往牒歷歷而可尋時勢昭昭而可策主
人或當春秋之候騎馬花村勸而農事藝而邱園循行郊野未
嘗憚煩時而聽牧野之耕歌觀衛波之習鯉踐鴻門之平沙飲
原庄之甘水五陵之草木朝鮮李台之返照夕美天寧之寺幽
杳無方絡絲之潭淵深莫底皆一路之清致應吟情之未已又
或豫齋宿戒愆祀神祇檢爾簿正洗腆籩盞操一念之寅直關

黍稷之馨馳恍洋洋之隆鑒知神明之格思山川以寧雨暘以時神之所歆兆民賴之又或案牘無文四民安作退食自公閑庭緩步宓弦鳴清齊紈搖素思昭明之休風懷平成之永護痼瘵康叔之遺黎諷詠淇澳之佳句繹齊治之謀猷籌阜安之展布上以報乎君恩下不遺之民蠹又有之矣地頗肥饒不費耕鉏人心怠惰惟樂安居女不務夫蠶事男不重夫積儲俗之剛戾猶在性之執拗難除一罹災疫田野為墟遺少者之不更事多外徙而捐廬極目盡荒蕪之狀南畝誰望其蓄畬以致招集流戶代耕輸租及督限而入稅類期會之常虛成固結之夙病于國用之何如衛產魚蔬兼通質易貢賦所由公私兩利昔沁水驟決乃一瀉而至廬舍蕩然何有平地民幾魚乎今猶可記患或不測籌在當事近有議者懼沁漲河欲開之而入衛乃利

害之孰多彼河濶而衛狹沁急湍而衛平波其可否之較然抑
謂抗言者何儻茲議之再起要執守之莫阿洞寰子聞之作而
嘆曰嗟嗟一邑之故盡矣備矣四方君子或邂逅而問新鄉可
持以是對矣援筆賦之令童子歌以侑觴客與主人至于共醉

國朝王嗣槐七述賦北郭子再遊河朔卽次鄆城從玄隱先

生登城隅北樓而樂之曰美哉山河之固此衛康叔武公累世

攸宅

達各切

者乎玄化維新民用咸作何必溯命冀於禹州詳分

并於舜邑

舜分冀爲并州故河北亦屬并

遐哉邈乎以追美其馨澤玄隱先生

曰吾聞登高而賦者大雅之尚也懷古摠情者博物之選也僕
少長斯土周履原阪多識耆老傳聞竊喟然而興歎子未悉其
條貫試與陳說今古子其淫泳而論撰乎北郭子曰唯唯走墨
筆操牘聞命矣玄隱先生曰蓋余邑之分土也所從來遠矣爰

逮商祀武乙以河決用遷越在甸服維鄘攸序

漢疏云鄘殷畿內地名也若周

之王畿內有溫原陽樊之類是已

傳及四世而商命卒墮

動五切

戊午渡河天祐

姬武蒼兕總干奮厥旅于牧之野

土與切牧野舊有太公臺

本謀攸宗厥迹

烏得而毀

後五切

諸弔管叔之不咸命孟侯以屏王家聽工歌而

美世德傷辟狄而廬漕

方何切

自時晉并其地而魏斯割兩河秦

城垝津以逼處

垝津新鄉舊延津關詩所云垝垣是也

卯金不競曹袁相廟白馬

延津斬將辟易漢壽亭侯神威莫加焉夫大業倡亂東郡臨清

一夫阻關而玄感倒戈武穆恢河北奪纛轉戰至今行營壘處

而喟焉咨嗟蓋大河之導積石排龍門而來也浩浩澣澣太行

阻其西夾河而治兵于茲為門戶焉北達幽燕南浮鞏洛東連

聊攝西接豐灞古稱三晉中國樞而吾鄘其三晉重地

唐過切

乎

北郭子曰河內巖邑茲其要衝

昌王切

矣扼吭拊背者有不予斯

爭衡哉玄隱先生曰吾子既知之矣鄙竟沙邱墳衍無名山大

川以籓之然而三岡陂陔五陵鬱盤如虬如龍起伏蜿蜒草木

蔥蘢于其上鳥獸號翔于其巔典音切此固行山之支麓也而歟

吸其雲烟伊真切乃若湛湛衛水發源蘇嶺沂百泉泉源名以奔流

合丹河以入境綠城北而浚隍屹如金湯而寇來莫敢逞也挾

通浦以成橋過激湍而爲防塊村賈堤則利人名堰槐陰瞻汴

則涉無褰裳合河浮龜於二水邵公垂虹於石梁合河邵公二橋名引

漕通饋連舳接鱸魚貫紉纏京庾攸賴以灌以溉達於溝澮桑

麻清芬黍稷藹藹白藏西成隕霜木解築場納稼固有秕稗擊

鼓吹幽田祀是賽日殺羔羊兕觥和會若其仲春陽月風和氣

清桃李蔚郁倉鷓哀鳴玄鳥始至卜誠祈靈分鄉立社三十有

六新鄉舊社名數父老坐飲分肉維樽以燕以衍樂我賓朋故其里閭

相調烟火和洽重義輕財尚氣任俠舊染維新而克保其世業
詩不云乎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相彼樂郊舍此奚適矣北郭子
曰邑井鱗次費宇竦峙而頽牆填塹多有其歸然存者豈神明
所憑依可得而考其舊乎玄隱先生曰漢氏之命邑也以志武
功開皇割地始築垣墉累土數阪若渠邱已惡無虞而可憑

蒲蒙

切

一創余侯

名相

再築米公

名壽圖

甃石列雉扁鐻維工官舍辨方

傳置式供庫藏啟籥倉庾備凶壇壝百神享祀必豐洎夫兵燹
橫流里舍蕭條魚飛武庫火發連屨翼翼頽宮大化由昭或修
廟如鍾離發壁或建講肆若稷山列館而羣士來教伊百度其
未舉升孔堂而薦溪毛文教斯彰二氏不廢國中郊外玄緇濟
濟碧瓦參差彤樓四起其煌然布金而爲地者耶爰有石佛上
流若浮航而至厥蹟斯在隱曜叢霄玉局金題

去聲

海蟾飛虬書

于皓壁譚子游真神于秘祠

切

鶴觀松壇列山攸宇則煇

紀載焉四郊逸賞徙倚儂佯故牧村之良耜蔭修樹于原庄坐

夜月于鴻門永李台之夕陽又若園名依水居稱萊竹倚舊潭

以構宇乘嘯風而高築斯又比淪漣于輞川同茂林于金谷可

以脩然託處而忘榮遺俗者也杜郭子曰壯哉縣乎古稱十望

伊衛及相

唐分天下望州有十河北居二焉新鄉其望邑也

蓋以此焉今其村烟斷續

田萊卒荒其故何也玄隱先生曰邑土薄濱河宜芻牧而雜鹵

馮息據切

星應室壁厥有火祥四國同災胡瓘學其可詛

宋衛陳鄭同日

火禪灶曾言之後亦不驗

天厲不戒誠有事山川討邢非旱備為此何與焉

一穀不升人有菜色噉康薦臻而木酪充食神廟之大禘

萬歷十六

年邑大飢死者枕籍

至烈皇尤劇

崇正十三年飢亦如之

蠲卹賑廩邦賢是力

邑張封君

倡首賑濟等事也

作法維涼加賦無極頭會箕斂重以培剝戶版虛耗

十年弗息矧曰墾田不貫而履畝是亟通道八區繇役無已時
軍行及瓜絡繹驅馳大家車牛小家擔負懼鞭笞議其後敢曰
奔命其已疲悼河工之不成日築怨于沙堤柳稍誠有加徵發
無後期薪不屬兮衛人罪咏瓠子而重咨

河夫加派全豫苦
之新鄉同患焉

豈

其五遷蕩析厥惟舊哉杜郭子曰鴻鳴嗷嗷使民樂其土而重
去其鄉則柰何玄隱先生曰養民在乎善政善政在乎良吏治
國如烹鮮戒其撓也琴瑟不調取而更張之貴其除害而興利
也昔三仁戴商商民攸繫蘧瑗公孫枝教澤所被于今賴之漢
吏長子孫非治如虞詡者不足志蓋闕如也若乃陸瑒布惠而
立祠裴雲發伏而還犢邵博以利涉去思李璋以廉敏折獄劉
理修右序而民復性張簾捍水災而頌我育其他治績不傳猶
勒名于簡牘名棠藥社其可得而黷哉近世若張拱簡靜王素

擊奸劉夢熊強暴斂手毛維騶老弱攀轅斯又乘瘡痍而撫之
因嗅煦而暄之者也况其敗官爲墨如東濕薪又何殊乎苛虎
毆鷓者哉亦越 定鼎兵凶數起流亡轉蓬莫有寧處莊舄在
楚而悲吟鍾儀入晉而垂涕 皇仁招徠漸復而所此猶挺獸
不擇陰驚禽聞弦而虛解以道安人維生維聚不此之務而安
事乎杜郭子曰昔季札之來遊也曰衛多君子至今有其儔焉
可得而聞與玄隱先生曰虞夏以還吾不得而知已周革殷命
大化斯開弘惟康誥申以梓材哲士代興寔爲世閥公族多才

遊孔門者厥有十人

如之切

三國無分鄙豈獨無其儔歟若呂尚

者里人也行年五十賣飯棘津年已七十猶屠牛城南販漿天

涼盟津牧野非其出入里居耶

太公望衛人史遷以孟子云辟紂居東海之濱稱東海人考其

世家及外傳其爲衛人無疑特爲辨之若乃楊中尉之簡曠呂
今新鄉牧村多呂廩猶以狗屠爲業云

秘校之博洽劉治書之令名慕侍御之執法沒猶式其瑩域生
已光乎竹牒又如李炳氣識邁人邢冕清操特苦光翰擊奄監
而有聲潘鐸廷諍而垂青史路憲使承帝孝而智深張司訓抑
強藩而行矩梁中丞以謹微而戲蝶切諫郭宗伯以邊陲而力
疾奮武又如張公善行克昌名國劉叟教鐸被俗名國孝行純篤
則廬墓不衰如郭孔完等操履冰霜則栢舟繼躅如李氏等邇者英髦特
起蔚若人宗或近台衡而輔政或拜瓊闥而陳封或居冰廳以
勵操或分百里以展庸洵足以黼黻鴻藻而銘勒景鍾者也况
其披文相質郁乎彬彬大業經國爛如星雲又足起衰葉而振
響正大雅于中原者乎北郭子曰美矣備矣莫以過矣若其有
隆而無污如之何則可也玄隱先生曰夫天有時地有利言人
人殊然要之以人為政矣邑有良宰則惠澤昭灑里有名卿則

風教斯應沁水之假道也非力陳其說不免有其魚之病焉小
灘之改漕也非切指其害不免有築室之聽焉庠序之頽廢也
非增修橫舍不免為鞠草之徑焉賦役之滋蔓也非凱切疏論
不免為絀獸之穿焉方今兵革休息反側底定 皇風匝地漸
于清寧去聲蕞爾下邑榮懷斯盛所以垂弘紀于億年浹凱澤于
四境不藉乎登高順風者安能見遠而逖聽以長保其泰平北
郭子起而再拜曰鄙人固陋僻在海隅側聞先生之弘論以之
治天下而有餘走雖不敏述而賦之



山川志

新鄉無名山大川三岡五陵皆太行之支脉也黃沁之故道載在圖經衛河源發蘇門而衆水類多入衛其他則一阜一泉志備書之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辨其山川豈獨爲太守之事也哉寺兒山在縣北三十里以山巔有古刹名

鳳凰山一名望虎山在縣北三十里五陵岡麓卽潞墳

鹿臺山在縣東北十里

牛心山在縣北九十里

五陵岡在縣北三十里其阜有五林石鬱翠與汲邑山彪相聯曙光輝耀勢凌碧落可以遠眺遠情爲八景之一題咏分見景致

明盧大謨詩五陵爭獻麗雕繪費春工夜鶴初翻露晨星半綴空扶疎林樹月旖旎野花風清湛碧雲際長霞散曉紅 郭庭

梧詩暖風常拂五陵堤曙色先分唱曉雞澹月未沉千樹杪紅
輪已映數峰齊桃溪誰問漁郎路緱嶺猶傳仙子棲記得披衣
曾一眺彩雲深處海天低 唐仁暎詩勝景爭傳嶽岱奇五陵
應羨此中稀不矜岍嶽狂凌漢獨跨平原先得暉曙色淡涵千
壘嶼煙光微啟萬家扉登臨勿憚侵衣濕湛露沾濡瑞旭晞

周遷邑詩屹立層巒玉露微憑虛極目眺靈暉祥光遠映孤雲
渺瑞彩懸看萬象輝躍馬峰頭初日麗卧龍岡畔曉烟飛我來
司牧勤耕鑿未許嚴陵認釣磯 國朝尚濱馨詩策蹇五陵道
曾聞日首東嵐烟逐霧散林樹漫晴空雲靜晨光曉山明夕照
紅漁樵時問答偃仰羨冥鴻

三岡在縣北三里許龍岡鳳岡龜岡東西迤延數里鳳岡相傳爲
太公鷹揚之所周武王拜呂望爲尚父卽此地今太公廟存

路史國名紀汲太公居今汲郡治汲縣有古汲城在故新鄉

東北四十八里有太公泉及廟

水經一云故居

明劉理順詩太行如率然迤邐尾還生拔地松筠滿瞻天星月
明肩聯同浩蕩鼎立各崢嶸王烈修真處石開尚有精 盧太

謨詩渭水非熊鬣若霜漁竿未掛已鷹揚後車歸載前徒亂東

海雄風此一岡 國朝尚濱馨詩衛水之陽環秀岡丹霞紫霧

日飛颺叢竹茂林鶯鳥道斜崖堆阜絢晴光春輝掩映谿流緩

培塿逶迤苔徑涼縈迂曲屈天鋪繡窾兀參差地勢昂高下琬

蜒似龍處向背回翔若冠距方員盤旋應玄文峻嶒蹒跚宛元

緒岡形表延橫空翠黃童白叟時嬉戲脉穴凝結在東南名世

間生方攬轡鄘城佳境此爲巔未知誰堪人物誌君不見陵谷

滄桑多變遷三岡鼎峙幾千年籬舍邨中望雞犬聲相連圻壘

沙棲雁金隄柳裊煙岡阿開士笑溪邊方瞳碧眼衣褊襪今日
溯洄復醕酒珠玉霏霏灑綺筵登臨宴賞清歌發氣吞雲夢劍
倚天 王鐸詩起伏蹙河干蕭疎樹色寒斷溪荒草沒繡阜古
苔乾龍鬪秋雷迅石言海月殘祥光旭不竭相望浩漫漫 張
縫彥詩三岡分不遠一水互相連高接蘇門雨平鋪牧野烟垂
楊臨古路荒棘故新田鼎足多形勝巍巍共前川 張縉彥詩
不獨西峯好岡坡亦半閒遠巒疎鬢髮空氣識湖山大野圍天
濶輕雲向日刪應知春嶺雪東下衛河灣 李登瀛詩四靈歸
有道鼎足列三岡王屋嵐烟合蘇門黛色長鷹揚終自老石髓
尚餘香策騎隨芳草相看已夕陽 山脉迢遙接太行人言此
地是龍岡山神法像新香火石塔清鐘舊講堂半俗半儒齊袂
會欲晴欲雨好天光不須更唱巴人曲一派漁歌在夕陽

塔兒岡在縣東北九十里蒼峪山內上有二塔相傳昔有異人化其處因作塔墓焉

紅土岡在縣北每過雨其地水流如血諺云紂帥倒戈血流漂杵之所

明盧大謨詩千年藏怨九泉中漂杵流丹土色同衛水餘波洗不盡一番雨過一番紅

土阜在縣西五里凸起數十丈下瞰衛水有古松盤礴上有老君庵

黃河有故道自縣西南敦留店入界東行經胙城縣北南宋紹興十年岳忠武飛擊金人收復河南州郡留後軍團練使王貴卽王鵬兒守八柳渡口今縣南四十里八樹鎮也元至元九年河決二十五年復決而東流經陽武封邱茲流遂絕水道一變

河南通志古黃河道在陽武縣北二十三里新鄉境內南去大河三十里 舊志舊自縣西南敦留村入境今經陽武過汴東流徙決不常年勞修築 順治新志黃河舊在境內防修戡計不貲今徙而南其故道在縣南二十五里莽莽黃沙耕人墾地尚見蛤殼魚骨焉

許作梅河上曲黃河千里曲滾滾日東流乾坤今不改北下幾時休 逢人荷鍤來近水無乾土日暮大河濱官衙尚簫鼓

洛洞河之水萬古逐沙深祇今思漢主曾將壁馬沉 夫妻輕

離別細雨達中宵公旬有程期河上莫逍遙 泛水無鳧雁當

道有豺狼他鄉相守望處處柳爲墻 茫茫銀漢明汨汨金堤

決此地有神龍何人怨蟻穴 河許羨浮鷗悠悠遠水洲朝飛

青草渚暮宿白沙頭 古渡沙爲岸新堤柳斷烟生近黃河水

不敢怨皇天 大塊堤為冢 長城骨作泥 可憐風雨夜 猶自夢
春閨 道畔問流離 流離增慘悽 自言桑柘盡 兒女幸相攜
年年秋雨罷 逢人罵鉄牛 一身當地軸 獨立幾經秋 樂土浙
將適 烝徒復嘆吁 傳聞淮水北 戡戡起丁夫

沁河源出沁源縣自武陟縣入縣界決則衛地被其害今由武陟
東南境入黃河有故道在漢堤西

河南通志沁河源出沁州綿山穿太行達濟源自武陟流經獲
嘉縣界東南接新鄉縣界流至開封府境入黃河 又云武陟
在懷慶府東一百里南有清風嶺瀕河東有沁水自河內縣至
南賈村入河其支流入縣北東引灌田二千餘頃西南有廣濟
河沁水分流也今滄西北有小丹河卽丹水分流之長明溝今
淤又有上清河卽沁水分流之蔡溝也自河內縣流入東入脩

武之三橋陂入衛東北有蓮花池在沁河東岸地名木藥店去
衛河百里明萬歷中沁河從此決入衛

衛河源發輝縣蘇門山至合河鎮入界合小丹河東流遶縣北城
下折而東入衛輝府今爲運道一名御河

大清會典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東北會淇漳
諸水過臨漳分流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
一東流經入大名東北出臨清合會通河至直沽會白河入海
此水旣濟北河運道兼漑輝安河內三縣民田故於源頭建仁
義禮智信五閘隨時啟閉漕運民田均有賴焉 河南通志衛

河發源輝縣西五里蘇門山拗刀泉

卽百泉

東流經獲嘉縣新鄉

北界至衛輝府西北轉而東由濬縣之淇門受淇水又東北至
濬縣城西又東北經滑縣內黃界又受洹漳二水至山東之臨

清州城西會于漕河至直沽入海 順治新志衛水在城北自蘇門山發源名百泉縈迴六七十里繞城而東上流有稷稻荇藻蒲蒿芡菁魚蝦之利過衛入大名則舳艫啣尾漕運津通軍國之所資焉

按河防一覽謂拗刀泉經新鄉等處合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清合汶河之水經德州出天津直沽入海板閘以下全賴此水濟運

唐李頎詩登岼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濕雲帶殘暑落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 明李承寶詩河源北自湧金亭流遶新中更向東水勢渺漫雲際外波光蕩漾月中續來過往機無定濁足清纓取不同欲向宣尼窮道體先從此處覓神工 國朝尚濱馨許爾梅白受采卽遇熙任昌期聯句詩臨流衛水

上尚被襖執蘭芳許細柳分唐苑白脩林汎晉觴郭達達元已

日任恰是又三陽白漁棹輕風煖許鶯鳴麗日長許紅飛桃片

片郭綠暗絮揚揚任酒醉清溪曲白詩裁石梵傍尚陳肴疑素

瀨許得句慙華光白雨灑油花卜任雲深金劔翔郭源泉滌北

郭任小會憶東堂尚精舍青鞋滿許詠歸樂未央郭尚濱馨

王時泰暢泰兆許爾梅郭遇熙任璿元宵前一日泛舟衛水聯

句詩二首春暉初泛聽笙竽尚鎖岸樓臺萬象殊王鰲駕三山

依綠水暢虹橋千樹引華襦許檣搖徐捲牽風幔郭綵結斜飛

綴錦鳧任髻佛仙槎天上坐王夕陽倒影入明湖暢繡帆蕩

漾起金波尚旋鷁迴灘麗日過任寶炬玉繩連射浦郭梁糕麵

繭共徵歌許姮娥斜倚水輪轉暢太乙先將藜杖拖王猶憶黃

柑傳禁苑任明宵莫負放燈蛾許王鐸詩古木芳臯接城濠

澹一源抱城臨牧野帶雪下蘇門地軸環千櫓海墟會祖孫萬
年深保障無替是靈元 張縉彥詩清池搖漾石城邊誰似昆
明渡漢年夾岸菰蒲連草色中流荇帶落魚煙尋源極目蘇門
曉覽勝長懷令尹賢憶昔春遊賦淇澳垂楊嫋嫋水潺湲 又
衛水脩禊詩白社聯幽討春帆遵晚渠孤村入鳥盡遠樹漏山
餘牧野風前笛河陽竹外廬夏雲片片好吟嘯望天虛 又元

夜泛衛水演法華經放河燈詩十里紅霞外步虛聽梵經客舟
穿夕靄溪水帶春星人就佛光白竹增酒氣青隔林滿月出宿
鳥起寒汀 許作梅觀漲詩安流何處是野水漲愁生甘雨千
邨洗洪濤萬谷傾鼉鼉爭水窟鷗鷺泣秋耕誰鼓山陰棹聊爲
表予情 獨有湖光靜驚看潏潏爭芳洲不可采畫舸又難行
相望飛龍影孤懷牧笛聲 劉源淵

詩人日臨河畔洗心常自閒登舟聊騁望性癖愛青山 郭遇

熙衛河新柳詩韶光何處逗芳新夾岸青青映綠蘋疑似錦江

垂弱線縷絲猶帶雲和春 枝纖婀娜楚宮腰省畫鸞巖虢國

嬌映日暉暉舒翠葉凌波渺渺弄青條 輕飜帶解嫩金肥亂

舞絲垂碧玉輝欲向隋隄飄舊絮還期染汁到春衣 千行青

鎖曉煙重眠起鞦韆軟態濃張緒風流堪再見王恭春月正相

逢 任昌期元夕泛舟詩春來波始綠蕩漿過郊東三世同樽

酒百年羨海翁遠村凝霧黑近水映燈紅漸喜觥籌錯檣烏任

雨濛 王士禎詩朝來衛河上遙見蘇門山蒼翠雜諸嶺清涼

分百泉緬懷松舟趣長詠竹竿篇及茲限跬步擊汰失黃緣遙

憶嘯臺翁山中方晏眠兒孫繞膝下洞壑當門前茶臼隱脩竹

蓮舟隨稻田少年任豪俠白首此終焉無由逐高鳥矯翮青冥

邊

清河源發輝縣西南山陽鎮至合河鎮西與衛水合今自獲嘉界卽入小丹河此河止存故道每逢雨集衛水輒溢民受其害

峪河源發輝縣西南五十里太行山麓南流經縣界入衛河

小丹河源出山西高平縣至河內丹谷口有大丹河小丹河從石斗門口分流小丹至岔河尖入衛卽今合河鎮

合河在縣西二十五里峪河小丹河水胥於此會入衛河

明張應登詩河水東西此合流衛源自是古神州已知運道通京國况有藩封護冕旒芳草王孫隨徧渡靈槎使者任長遊相傳尚父曾垂釣漠漠江雲不可求 郭攄詩列嶂青當峙諸溪

此合流村成估客肆橋泊異鄉舟林卧霄光靜野晴冬氣柔終朝在 cities 今日豁吟吟 國朝張縉彥詩西山空翠遠匹馬入

瀧凍天碧林煙外日昏水氣中野花閒滴露高鳥亂呼風誰逐
合河水蜿蜒共向東 暢俊詩禹績仍東注洋洋古衛河派從
三郡合帆映一舟過市集南琛貴疇侵玉粒多川巒夕照好橋
畔響漁歌

滄河在縣北九十里源出滄峪山內東經淇縣界至汲縣下馬營
入衛河

孟姜女河不通泉源自縣西南任旺村白水坡折而東北由延津
界西馬村達汲邑小白古橋入衛河命名失考

塊村河在縣西北長二十五里至縣北曲里橋入衛河

曲里河卽塊村引河由輝縣西北來經縣北陳堡東流至曲里橋
入衛河

塊村小河在塊村堤南長二十里

四庄坡在縣北有岡其坡春生澤蒜葉如葱薤根如小蒜人採食之

多水坡在縣北君子村

清王鐸詩古瓦古邱空綠水水塘清苦見其底衛之君子幾千年池上芙蓉渠以香死

美貴泉在縣北金燈寺後逢旱禱之輒應

新開洩水溝在縣西北自新輝交界起至合河嘴入衛計長二十餘里

新開官道溝東路西路西南路俱有溝大路兩旁各一道

舊志曰舊傳有清泉甘泉寺後泉八角泉今不知所在豈溪谷為陵不可考耶

康熙續志曰舊志鄒邑四望巖嶺無奇山異壑以為融結而料

名不乏人多向學何歟考邑脉自王屋蜿蜒而左蟠衛水自蘇門紆折而右繞堪輿家言所謂雌雄交度者有合此固靈氣所鍾也抑亦弓冶箕裘觀感而興起乎

新鄉縣志卷第九

城池志

學山爲城法川爲池自古盛王所不能廢新鄉當南北之衝築城鑿池恃以無恐然固國莫若保民守茲土者能如尹鐸之於晉陽則衆志成城功高保障矣

唐武德元年始築土城居衛水之陽中高四下聳一丈八尺狀類覆釜陰陽家稱爲龜背城爲門四東曰迎恩西曰來賓南曰朝陽北曰拱辰周回九五里四百二十二步

按新中舊爲獲嘉邑西南一十二里有獲嘉故城蓋漢所立縣也唐始改置今處

明景泰間知縣侯麟重修

天順間知縣楊清增築之

正德六年十月府同知張經以流賊劫掠山東河南城破大爲修葺周五里二百四十二步高二丈五尺頂濶九尺底濶倍之池深濶各丈餘建敵樓四座四隅建角樓四座周圍建舖舍一十六座堞口三千七百五十有奇

邑人潘鐸記新鄉乃武王封康叔地立邑肇自隋建城始於唐武德間歷代修築不可考我朝景泰天順間邑侯楊公清侯公麟相繼新之年久頽圯正德辛未流賊倡亂於山東河北蔓延滋大枕骸遍野朱殷千里邑人皆危懼遣巡撫鄧公璋巡按李公元及憲副何公鵬少叅王公溱衛守劉公鐸勅修城練兵以備邑耆士以同知張公經請諸公可之公來越三日賊至乃率邑人各持器械示以死守賊知有備遂遁去公於是量度經營命工立限以築修之城則高二丈五尺濶二丈有奇池則深濶

各一丈有奇築外堤以附池植叢棘其上固大門爲守設小門於外上爲層樓外爲弔橋務在經久不爲粉飾計又選精銳民夫時操練無一日忘戰諸公委託爲不負矣卽尹鐸之保障晉陽何加焉事竣邑人感其惠謂宜碑紀其事以文屬予勒之石示後人有所考焉

隆慶四年知縣張範以土塚每爲秋雨坍塌年勞修砌改甃磚堞萬歷六年知縣余相繼修

十四年知縣張赤心濬濠水通衛河

二十三年三月知縣盧大謨增建北門樓

邑人郭庭梧記按志新鄉古廓地春秋併入衛隋開皇中置縣至唐武德元年始建城隍大抵因陋就簡歷代沿之至皇明正德末流賊剽掠兩河撫按兩臺申嚴城守增修高深抵今賴之

城有四門然邑當孔道東西二門客使絡繹樓櫓壯嚴南北二樓唯周以土墻方僅丈餘節經風雨頽毀因循既久咸重改作萬歷中邑侯盧公蒞任視學後因飭武閱城抵北門見行山左抱直接蘇門衛水經帶城下滌繞而東嘆曰邑之形勝其萃在此門乎顧頽圯乃爾厥責有歸旣數月又閱宋詹文修學記稱是邑土地饒沃河山環淑之氣孕毓才賢獨甲他邑益切建譙以迎聚風氣無何而巡河下積有大木若干章長枋若干葉詢之乃先年天子出封潞藩遡運河達衛邸有司用以閘水濟舟已而寘之河干者公曰此天幸樓之材不事市矣遂度址鳩工命耆民官楊士奇等董其役四周各拓基若許起層樓三楹加以重簷繚以軒窓峻宇翔起畫棟翬飛不數月而翼然改觀矣落成之日公延余同邑博士登樓會讌是日春明雨霽水山澄

碧雲樹參差烟雜居塵光連雉堞極目眺望恍對畫圖因共加
爵屬余爲文以識賦月余曰春秋重改作而力役之征聖賢不
諱勞民先王忌觀兵而誅詒作師成周不嫌戾衆况城池所以
捍外衛內樓櫓所以壯觀威敵卽以佚道使民民將忘勞且是
役也材木無勞於市採甄石匠役之需犒亦近門士民好義者
樂輸之無煩于里甲不仰于官帑卽闡闡之民亦若不知有興
作者噫可以觀公之政矣雖然公之心唯有民也興學造士緩
征省刑柔遠能邇顧此遺黎直欲登之春臺惟恐墜之溝壑則
人心有金湯矣不然雖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樓臨不
測之谿非民將誰爲守公然其言遂書爲記並以告後之省觀
於斯者公名大謨別號敬南起家鄉進士壯畿之永年人

樓成盧公招飲分韻詩三月花繁鶯亂啼新成飛閣插雲霓一

尊翠落千家市九陌晴曛萬彙齊斗近光搖豐井劍風高絃徹
武城鷄興來莫問江樓賦極目長虹釣海鯢萬里風雲入壯圖
危樓高會坐冰壺雲開嶽色來王屋風湧河流下直沽四野煙
空清禹甸一臺經始憶文謨居然談笑消烽壘醜酒吟詩到日
晡

二十九年八月知縣方承恩踵修北門

司訓江夏唐輔賢記夫自王公設險以守國故城郭之建捍外
衛內雖世代有更遷郡邑有沿革而城郭規模恒相承襲新鄉
原土城週圍五里四百二十二步高僅一丈八尺其門有四東
曰迎恩西曰來賓南曰朝陽北曰拱辰建自唐武德元年時湮
時修至弘治甲子始備迄今五十餘年是秋淫雨連日又兼黃
沁二河水泛溢北門之害尤劇一夜城崩塌維時憲副百泉

公大尹南園楊公憂之相與質於龍川方公公曰余不佞承乏
茲土民社賴焉今若茲敢不早圖詰朝往視之抵其基址度其
高下飾其樓觀聳其雉堞擇日經營舉禮告祭命陰陽官潘繩
武工吏路舉董其役錢用若干力若干灰石木植若干隨宜區
處纖毫不取諸里甲庫藏令方具越一日積土運石民如子來
興工於八月之望訖於十月朔鄉進士家北門者若張子臻輩
咸德之相率礮石請余記以昭不朽余謂方今爲政之難者惟
守令而令尤倍之卽不得已興作或見抑于當道沮撓于姦狡
亦難矣公始以誠信明決孚於上調恤保愛結於下故能舉事
不擾而集而是城之修里中尚有不識不驚者匪才孰濟焉公
姓方諱承恩龍川其別號也湖廣武昌大冶人

崇正七年知縣邱時可同鄉紳張都諫問仁郭憲副澆等增土高

濶各三尺餘衆捐貲爲之周圍砲臺一十三座則郭澆之施磚創砌也

十二年知縣米壽圖創建磚城

順治新志崇正十二年寇入內地知縣米壽圖同紳士耆老議守余父時在里同周公一棟等議於城北衛河築土爲堤改通濠池繞城爲阻捐俸勸輸創甃城高三丈七尺濶二丈餘砲眼女牆門樓角樓一一具脩堞口一千有奇窩舖每門各二十四外建重城左右各安石竇施放火器經始于孟夏落成于季秋屹然稱金湯焉撫按具題該工部題復奉旨張縉彥郭澆周一棟俱許自行豎坊內張縉彥郭澆仍加勅賜獎梁祚明等分別扁旌有差米壽圖行取考選邑人張縉彥記略云皇上嗣服十有二禩念疆圉多故保民捍患修練儲備缺一不可爲制書宣

示海內先畿內次河北山東以及梁楚川陝江南各有期會其
時承平久郡邑土垣短且卑遽易而甃咸謂非常之原頗難之
所在長吏持文書支吾莫敢先賦又大饑里中父老苦征輸畏
勞役動以爲言撫按藩臬諸使者馳檄如雨下邑侯愀然起曰
城所以衛民若罷民以城何衛焉然無城亦無民也進邑中紳
衿及大姓而正告之天子誅寇孽不能執戈于役有財者自宜
輸委况固圉安宅亦自爲謀也於是向之動以爲言者又咸自
喜輸金錢粟米有差仍不足侯又捐俸以佐之其金錢之出入
以邑之紳衿主之而侯不與也經始於十二年之五月至九月
而告竣廣延計一千一百丈高三丈七尺基以巨石局以重圍
砲臺女牆足以示敵人而壯封域屹然爲河朔雄區矣余京邸
每閱省直報章修脩一事誠足音聞此役也深嘉之而又慮

時絀舉羸恐其久而不繼乃數月而成千載之利新民保焉侯
之才有大過人者矣古人云保障哉其我侯之謂與城枕衛水
浮流而東侯今修壩壅水自西北周環由東北復入於衛映帶
新城洵湯池也周詩兎置之章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有侯之
和戢人民而被于上下無形之險真險也若夫無俾城壞勞役
不已詩人憂之我侯憫焉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易之訓也余且
賡兎置爲我侯志不朽侯秦之安化人諱壽圖號青碑其時都
御史臺李公仙風直指使高公衡守巡張公弘道等咸嘉惠區
畫克底厥功敬爲脩書

勅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近據河南巡撫奏稱新鄉縣剏易磚
城濬壕設備惟爾捐貲倡義集事鳩工保障攸資地方永賴卽
茲維桑百雉已徵前箸一班特賜勅獎諭仍自脩建坊以昭風

勵欽哉故勅 郭澆守城會序曰吾縣孟克禮等欲合其村人
暨隣村人爲會名曰守城會各捐貲制火器等件暇時習之預
運糧于城中共守一城置簿書名有事入城無事歸耕照名查
入各儲糧食久之不匱人心固結城池無虞善乎此舉乎然又
有善者爲政尚因法使百姓百姓未必肯從何也法愈嚴則人
心愈疑疑則無所不慮其慮也爲其身家計耳守城之事各保
其身家卽以襄朝廷之事善有大於此者乎

國朝孫徵蘭詩二十四郡多義士誰憐河朔無堅城但使金湯
隨地奠君王何必識真卿君不見新中雷封顛仙米夫子關中
知四啟偶聞烽燧動甘泉驅走山河入祖鞭袖鞭不打石張走
雉嶂崇隆制作陡金堤銀堊肆礫十州不數老蓬瀛 張縉

彦詩河勢趨如帶濤聲冷石梁崇墉坐處濶遠火望中長人語

沙邊樹漁舟月下霜唱酬憐此友便欲老滄浪

國朝順治間知縣王克儉踵事增修上爲馬道

康熙四年知縣王克儉四隅修建敵樓以便瞭望東曰太和西曰萬說南曰虞絃北曰長澤又於東南巽地置樓祀文昌名曰來雲邑人許作梅虞絃樓記虞絃樓者王立安令尹建城南樓成而余爲署其名也樓廢久令尹修之未損公藏經始於乙巳秋抄不五旬而落成高去地六十尺方廣三丈其橫欄疎牖規格非麗譙比登其上則道路之輿者騎者行者荷者閭巷士民之負耒橫經者靡不寓目而嘉嘆于此生焉斯樓固捍禦之資而亦布德行惠之所也昔有虞氏撫五絃琴歌南風之曲以解愠阜財余於此樓故名

許作梅虞絃樓詩太平官府重民依庾亮樓成覽翠微築鑿金

湯高雉堞山川帶礪俯巖扉輝煌斗拱風雲起縹緲檐牙燕雀
飛臺使聞更賢令尹璽書題額下彤闈 任文朗長澤樓詩衛

水臨城闕行山對戍樓白波吹粉堞青嶂插雕桴直訝天光近
轉看日景浮人烟團岸柳星火亂漁舟牧野旌旗古龍岡翠黛
稠參差林木秀縹緲暮雲幽稅憇風人頌康衢父老謳依簷棲
燕雀入座賦薪櫛宓子鳴琴逸王喬飛鳥悠臨風歌覆幬把盞
意無休 任文暉詩崑城百里枕河流北闕風雲滿西樓檻繞

澄波通太液牕含翠壁接丹邱長林歸鳥倦爭宿肅羽鳴鴻勞
欲休載酒幾回思作賦登高材媿大夫儔 縹緲層樓拱帝京

燕飛雀躍喜新成濛濛宿霧朱題濕淡淡朝烟西棟明露冕開
樽瞻具美鳴琴敷政見餘清多君願著王喬履旦暮高騫入禁
城 許作梅詩烟火平居裨鼓休七年休沐此登樓行山北送

無窮碧衛水西來不盡流寒絕秋笳應放馬田多暮笛早歸牛
無端往事生惆悵指數門闌幾舊遊 王時泰來雲樓詩城出

重樓迥翬飛尺五天春星垂屋角臺閣鎖雲烟檻靜流霞遶窓
虛宿霧眠曙鐘初向暖白日已高懸健步無徐疾層梯利往還
到來光燦燦環顧興翩翩雪盡山容媚風柔柳色鮮村墟晴更
潤市井曉相連瑞靄康衢直香生曲徑偏錦江浮衛水葦竹粉
淇川牧野堪懷古蘇門可飲泉清暉瞻海岱淑氣望幽燕夜逼
元宵近人爭剪綵先蒼燈搖雉堞火樹照桑田長嘯渾如醉凌
空半似仙憑軒懷舊德回首念前賢經始文同頌子來事並傳
躊躇遺愛遠登眺自年年 任璿詩計日追歡有故侯乘風躡
屐一登樓爭看闕柳猶青眼莫嘆城烏已白頭磬欬疑從天際
落雲烟齊向望中收定知高會氤氳處留作文昌紫氣浮 李

登瀛詩負垂方辭百里侯暫陪仙展到南樓遠山曲水堪平眺
白日青雲在上頭狂態盡從豪飲見好風須向客襟收應知奎
壁聯文宿天關餘香滿座浮 許爾梅詩松關暫駐有賢侯猶
念文明上雉樓已見哀然先舉首還期蔚若進竿頭他年霖雨
蒼生溥此日淵源赤縣收我欲構軒同峯巒甘棠蔽芾瑞雲浮
南周南詩漢代循良關內侯近隨五載復登樓村村綠樹迷
中野片片白雲在上頭高閣清風雙袖滿長天瑞色一時收佇
看奏績天顏喜燦爛文星日夜浮 暢于熊詩七月登城堞悠
悠放遠眸文光聯北極淑氣藹南洲竹葉浮樽滿春雷震響收
河東應有興更上一層樓 來雲如聽月循磴望前溪十里琳
琅近千家瓦翼齊雙柑邀勝友午正醉鳴雞欲假麾戈術留茲

乾隆九年七月知縣趙開元捐俸增修來雲樓起以層閣砌以石臺上置奎宿邑人郭武銘專董其役復更其名曰重光

邑人郭武銘記吾鄜城東南隅來雲樓者祀文昌地也按甘石星經斗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天官攷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魁枕參杓攜龍角厥象文明而世所傳文昌司籙之神特出於東晉之越雋張氏則妄矣康熙初邑侯王公克儉來蒞茲土適吾邑人文蔚起之時公因念衛南野分室僻異方又文跡發祥地宜建文樓於是相土布宜屹然起樓於城闈而太僕許君作梅書其額曰來雲說者曰茲樓也以神則柄文衡以地則踞文方以高則逼漢以迥則凌空故名來雲也兵書曰衛雲如犬烟火蒸茫西京襟記云彤雲縵爛文治攸彰其謂斯歟迄今歲久日深樓漸傾頽而吾邑人文乃不逮昔斯樓之廢興所

關大矣奉新趙質齋夫子以西江名進士來宰茲邑甫下車卽以文教爲急務爰立義塾延名師勤月課謹日程矐矐致逢掖之士四方聞而至至而願沐薰風化雨者履交錯允矣宓琴言歌之丕振也日者公以退食緩步登城見斯樓之圯進余而言曰邑之興衰也視乎文運文運弗昌邑因闇淡無色矣城東南隅文脉旺地也舊祀文昌距鄘南書院特咫尺耳今廟貌頽然若是增修爲急汝其敬董厥事余曰唯唯公乃捐俸三十緡以倡而邑紳士均有攸助經始于乾隆甲子秋七月丁酉至八月辛未而告竣於是頽者葺圯者脩暗曖者耀以高明偪仄者擴以爽塏簷阿棟宇巍然嶙峋煦煦軒檻樞爛然珠玉矣夫臨春結綺非不華且麗也齊雲落星非不高且閎也不旋踵而化爲堞墟荆棘滿目彼蓋樂筦絃之淫響貯燕趙之艷姬故人有

則存人往則頽曾何足動賢士大夫景仰興慕之思哉若茲樓之有關於文運則雖盛不若凌煙勢不逮偃月而賢侯振興人才之美意暨於無窮雖謂兆異日韓榜五雲可也誦讀絃歌之士瞻棟宇之輝煌凜神靈之赫奕而穆然思所以大造於茲邑奮泥塗而致青雲是不可不勒諸貞珉故記之

邑人暢俊重光樓記吾邑學宮桂香殿外東南城埠於康熙初年復構文昌樓蓋天官書言戴筐六星離明有象而巽方祀之得相生之義也維時鄉先達鴻軒鳳翥鬱起聞人列朝紳以直節顯居鄉閭以仁厚聞區曰來雲蓋取搏扶搖而上意也日月其逝物換星移雖春秋不廢祭享而岌然孤立漸卽傾圮邑奉新趙公旣興復書院聲教四訖一日登城睹樓之頽而慨然曰是宜改作久矣且文光肆應與書院毗連斯樓亦曷可少哉

遂自解養廉銀數十金屬邑諸生郭君武銘董厥事邑人士亦
相與攸助共得縉若干鳩工庀材落成於甲子七月并奉奎宿
於其上時余適領書院事每於課文之暇拾級從容憑樓環眺
則衛水滌洄金堤迤邐隱隱在望而太行王屋積翠浮青亦自
宜人乃嘆公之德盛矣夫邑猶家也邑長猶家督也今試入一
家之中見其庭除潔几席分經籍雜陳琴瑟在御其子弟耳目
濡染亦皆王謝風流崔盧軌則吾知餘慶致祥而蒸蒸單厚有
必然者矧縣大夫以青年甲第教養斯民凡造士興賢敦德暢
化之舉無不心布手畫邑子弟慕道從風必且翕成雅尚不枯
聲利不溺文辭而鏤心正學如鄉先達之華實並茂則我公樹
人之澤固已多矣且夫道之顯者謂之文非有道不得與焉故
古之祀文昌者正所以答其默相道統之功豈教人禱祝爲焉

寵利地哉是樓也前此崇奉文昌今並魁宿而崇之則符於方
位協於文明故更名曰重光與大易重離重巽之象庶有合焉
賦云穀在困敦月惟浥灘于焉改創遂以成觀覽鎬鎬之結構
忽鑠鑠其曲蟠景福嵯峨殿聚洛陽桑柳重光赫濯樓翫交地
梓檀肅半畝之坻鄂若干仞之巔屹仰層臺之業轍羅對院之
琅玕爾其地偏巽位光燭城隅風簷軒翥雲路崎嶇昔有垣墉
之設今茲丹雘之塗飛欄則高矣美矣反宇其巍乎煥乎若乃
聳然獨峙虛若無人瞻高卑之門楣有上下之屋椽卑仰高而
蛇結上視下而龜蹲倘過玄圃之奇已登二級如觀白雲之色
更歷重闈爰是三光噴薄五色氤氳岐仡仡以比嶠隆蘧蘧其
插雲旣連珠以繫彩若星辰之相窘忽合璧以揚輝覺日月其
猶分每繽紛而若繪亦燦爛乎有文推乃厥初原其所以邑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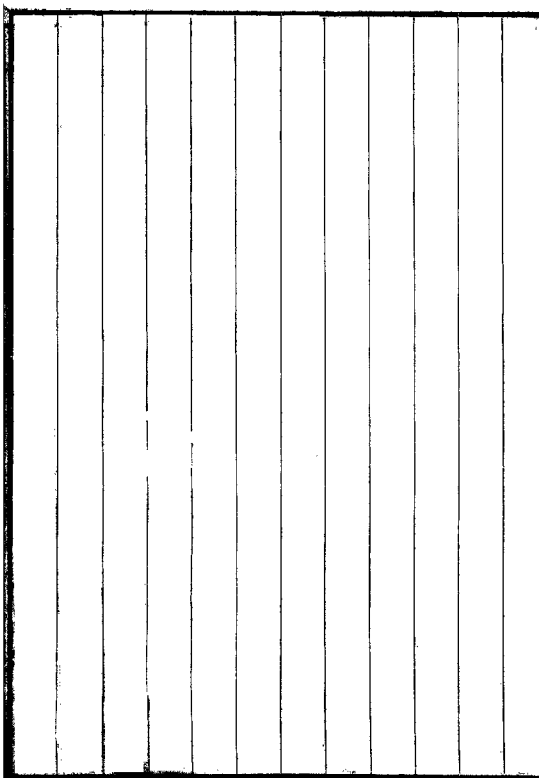
趙公于焉誌美捐清俸而經營惟書院與表裏自此縣之士民
感公德化遊覽是娛長幼相迓鳥覲睨于暮春草青葱於初夏
此漸漸兮麥苗彼油油兮禾稼脫思眺遠不媿山林若欲登高
可當臺榭况乎斯樓之作不日而成爰鍾俊乂聿啟文明天承
星躔咸聚璇宮之煥文昌宿列實臨華厦之閱旣轟轟而崩岌
復繞繞而廻縈觀其衣裳被被冠帶翩翩乃駿奔走以執豆籩
神靈焱兮升降童冠進兮周旋緣拜禮以神往覺山川其雲連
念師友之稽居已爲兩地望澗谷之出沒別有一天誰爲肆筵
授几洗爵奠斝朱丹盈于棟榱紫綠徧于田野覩同遊之俊髦
羨濟濟以鏘鏘觀自出之山際復高高而下下旣縱覽此情形
遂放筆以舒寫

城堡附

臨清鎮城在城東二十里唐初設關後寢廢明正德十四年知縣周奎重修

邑人張紀記縣治東二十里有鎮曰臨清唐初以北有衛川環遶稱險隘置有關官隋楊玄感反黎陽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卽其地也人物醇厚風俗殊美固藹然仁厚之鄉而地爲衝要西通秦晉東接齊魯南達荆楚北抵燕趙皇華絡繹行李往來亦復輪蹄如織誠久關垣傾圯不可收拾值隆盛之時未有爲未雨綢繆之慮者正德己卯冬巡撫內江李公屬衛監司暨我郡守王公各移檄有司修城池設武備及所屬鎮店亦皆修門欄築圍墻深壕塹爲保安計其用意誠深且遠矣遠我賢侯周公由舞陽以賢能量移斯邑百廢具舉而於完城郭練士卒數事尤先時有脩目擊斯鎮墻垣之頽謀所以修葺之奉檄之

日卽委儒官王鑑董其事鑑承命恐後宣德意鳩人工不旬月而就緒東南巷樹以柵棚高三丈濶丈六有奇鎮外遠以垣墻高二尋計一百九十五堵外濬以壕墻顛益以塚巍然一方之保障也興工始於三月上日告成於四月朔旦民不怨勞財不妄費豐功偉績斯民永賴事竣大府獎勞有加異日遷崇秩歷顯要又將以保斯邑者保天下焉於戲有功於世者不可無聞於後邑之人食其德享其成欲勒諸石以彰其美故質言之以爲後之牧民者式



關梁志

爲關以禦暴爲梁以濟民王政之大端小邑所不廢也新鄉在唐時爲望縣見於地理志者臨清關在東北延津關在東南蓋衝要之區古稱重鎮而星軺絡繹則橋梁之營葺又何可緩耶中原之亭驛如流其利病亦難枚舉志關梁而附以郵傳爲政者當必有道矣

臨清關在縣東二十里隋楊玄感反黎陽越王侗樊子蓋等勒兵備禦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卽其地

順治新志自漢末曹袁分據河朔劍戟橫於四郊魏晉隋唐五代間兵爭日劇夾河相攻新鄉有延津臨清諸關地屬要衝時設鎮兵扼之故其民技擊尚武好俠遺風至今存也

古固寨在縣東南三十里延津界

迎恩關在東門外東西俱有柵欄門為往來經商投宿之所

樂水關在北門外據衛河通運道民居繁庶客商輳集

民樂橋在北門外跨衛水通共城宋政和元年知縣邵博創建折五門行水中一門獨侈容舟時人名為邵公橋明弘治七年十一月知縣王統加修二洞橫計三丈六尺長計十丈餘總計七孔中孔一丈六尺餘各一丈四尺傍為石欄刻獸其上易今名嘉靖二十三年知縣侯東復增二洞捷以石檻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知縣周毓麟重修乾隆八年知縣趙開元偕邑人張資漢韓城貢生衛霍捐貲修之

宋從事郎鄭滂記西北一望青嶂迤邐拱太行而屹立者蘇門諸山也蘇門之麓有水出焉噴湧汪洋南過雲門合寺庄水東

逝者御水也御水經新鄉城北水清而漣以漁以溉浸潤無窮
平時水淺橫木可蹈夏秋之交諸山水集則匯為洪濤巨浸
人斷絕卽有捺舟河澣而一葉之細僅渡牛馬或累數月然後
輿梁方成民固已告病矣前為政者狃習故常楛木構梁苟為
近利奸蠹隨以虐民梁僅就輒壞壞則復取于民費無慮數千
緡而吏胥勞擾莫寧厥居此固人所共憫拯之無術也陽羨邵
君儒林之英來宰茲邑思以必能有志於民然后無媿于長吏
講求利病盡得要領于是以石易木躬為經營復聽訟於此以
董興作功起於政和元年辛卯三月十四日丙子幾成矣會水
至止役是年秋八月三十日庚申舉諸事越十月初八日丁酉
率僚佐落成之一時咸鼓舞焉其獲地也取故址增其長一百
四十尺闊二十有一尺擣其虛石而上下皆實以禦怒漲屹如

山麓折五門以行水兩傍十六尺積至中爲十八尺高二十尺有奇積五寸中獨侈一尺爲容舟地刊石含刃掇如貫魚肋若隱輪錮金鐵翼檻楯其水射故磧廝二股以東流乃復合南薄於城隈之小防勢偪滋甚懼日月之寢遠也不便於城岬以薪芻辟而斲去渾土爲持久慮所以息民之害爲往來之利者迨非一朝一夕矣方橋之初營也議者咸謂水中不可以圖揭或曰掃而堰之功可致也籌其費頗大大則民益勞於是有獻計者不用駢椿列箔貯以限水挽龍骨車以遷水水已涸土立焉費不加於前功克施于後民雖至愚咸知其利我也寧不欣然以出力以取成績而鞭朴之威曾不一施其情可知也昔者南楚之井號曰韓公賈令之賢又有生子以名之者橋名邵公則推其有志於民而相與成名有不可強者人之情古今一也雖然

民心知其可德而不能口宣於詞徒使是惠政異時傳於途之人途之人莫知其誰何於是屬予撫其實而勒諸琬琰道民德邵公之意覲萬一以垂不朽焉政和元年辛卯歲十二月明金谿宗伯徐瓊記賜進士臨川王君統字必元以御史奏才堪治繁弘治七年自羅山調於茲下車以來農桑學校司府舍館社學關市百廢具舉衛河濱邵公橋圯又東西南門外亦有河無橋夏絕渡冬病涉溺者相繼必元愀然曰禹思天下有溺猶已溺之牧民者可坐視乎乃請于左叅政王公儼繼郡守襄陵金公舜臣皆可之誕興厥工無幾義官臧榮成西橋致仕官王貫成東橋惟北門橋工鉅非獨力可成義官楊生張琳并耆舊郭珍陳興等協力成之取材蘇門之麓堅石版於上巨木椿於下冶鎔鑲鐵以聯其石橋計十丈有餘橫計三丈六尺總計七

孔中孔一丈六尺餘孔各一丈四尺兩傍爲欄刻獸其上計費
百十鎰餘鄉聚賈輸官以井泉之俸民以輿負之力肇工於是
冬十一月訖於明年十月橋將成必元考績以其始末告予予
曰官不忍民之溺不憚於圖爲而樂救之民體官之心不吝其
財力而樂助之非所謂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哉然則斯橋
之成宜題曰民樂 明教諭南臨聶勛記新鄉距北有源自蘇
門來曰衛河枕行負孟傑然一大津前人建橋以便於民誠久
傾圯有司率多因循民恒苦之侯公伯啟古漁陽人也以進士
舉於鄉來臨此邑爰振國法脩舉廢墜惻然以橋梁之未建爲
政之未盡乃請於當道以便脩僉可之於是糾工聚石經畫維
謹又慮厥費侈而難支有浮屠長慶者素以道行著爰用爲募
士民咸樂助之及醫官趙緒等督其事各勤乃績起嘉靖二十

三年冬止二十四年夏凡十八旬連洞易七而九猗檻增昔而文峻分水以截瀆堅坻礪以絕汙規制益軒且拓亦橋之雄也而東西南橋亦先後並起公因徵言以紀其成夫國家設守令凡以爲民興利除害也若橋梁實民之大利存焉昔公孫僑鄭之聞人也其爲政之迹載諸史氏至以垂輿濟人溱洧則孟子譏其不知爲政今公乃毅然不牽於俗不詭於衆躬其勞以責成未踰年而數橋皆落成焉謂非識大體者哉則公之爲政可知矣書此以紀載月云 邑人任璿記邑北門外跨衛河爲民樂橋造於宋政和之邵令博民賴其惠稱邵公橋以志不忘至有明正統諸令賢正重脩焉至弘治而王令統續其功增七洞金谿徐宗伯瓊記之以民之樂成也更名民樂至嘉靖而侯令東踵其成增九洞弗易名迄今百餘年而復圯幾及其半邑人

危之誠已已爲圃臣周侯蒞吾邑之六載業已飭百度而新之矣暇日登北城戍樓眺積翠之遠來俯御水之環抱作而嘆曰是鄙之咽喉要地也當吾世而不爲一邑捍大患安用長吏爲乎謀于衆而殫心盡力以爲之官割俸而不傷廉民力作而不爲辭兆功于春三月之廿三日訖成于閏三月之廿二日規模無所殊乎舊堅完鞏固則儼然白虹之屬于天而青龍之亘於地也邑人咸喜以歸功于侯侯不受曰吾一人何得專之夫率作省成有邑紳士及三老四民在量程助功有濱河往來商賈在審勢定制飭舊爲新有生員茹大椿義民趙欽旨霍沛然在吾一人何得專之不佞聞之慨然曰吏之傳舍其官也非一日矣或以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雖目覩其廢墜而監司不督責簿書不期會一切迂濶視之相與刻日待遷掉臂而去耳即銳意

興作者未必胸有成算或惑于堪輿不可知之事或憚于紛更不可竟之功始而懼繼而疑不得不姑且報罷以俟後之人嗟乎使吾邑而不遇周侯其人此橋其能以支耶周侯之爲是役也財以用給人以說使不因陋而就簡不拂民以從欲今而後諸父老子弟庶可長保無虞矣昔夏后氏之治水日行所無事夫胼胝于外歷八載績用乃成而謂行所無事者何率其性適其宜淪排疏鑿以水治水而已無與焉如無所事云爾因思易之序卦也震之後繼以艮夫不得不動者震也亟與民休息其爲艮乎侯於是不禁太息于締造之不易而慎守之維艱曰鄴人不聽長吏舍渠以就馳道蓋以賢者之法或不可更也豈惟邑一日之幸且以告諸來者

迎恩橋在東門外舊名隗陰明弘治間王貫建嘉靖二十四年知

縣侯東脩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知縣周毓麟相繼重修乾隆五年邑紳楊爲枝暨關中貢士衛霍捐脩

楊爲枝自爲記苟有濟於物皆道之所許也苟無乖於道皆心之所然也心之所然而力行之雖以乂安宇宙無違不可矧一橋耶牛女之間星橫雲漢橋之象懸於天王者法天以利民故火朝覲而徒杠成後人因之趙充國治橋七十漢世攸賴夫水割地而分之鳥不窮於翼而人窮於足能以智力自接其所窮雖惠而不免於費然固不謬於道矣余邑城東迎恩橋蓋有明弘治時王貫所建嘉靖間邑侯侯公東一脩之 國朝康熙已已載邑侯周公毓麟再脩之迄今五十餘年又復傾圯夫物之成毀有數存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終始乾坤數之所然大冶無所逃之橋豈獨能長少年也顧此地爲出入城者之所必經

又齊晉楚蜀四達之衢橋雖小固康莊矣一旦斷去行者非自
厓而反則難免於病涉苟坐視而不爲之所固道之所不許而
心之所不然也故捐貲特爲脩治木石工役費白金近三十兩
而不足又得關中明經衛霍跳來助余故經始於乾隆庚申三
月越月遂告成焉夫物無久而不廢之理適當其廢者任興之
責願後之君子嗣而葺之庶斯橋可以不朽云爾

衍慶橋在來賓門外明初邑人梁海建以木爲之名咸濟成化二
十二年義官臧榮因乏嗣捐貲易木以石并更今名嘉靖二十二
年知縣侯東重脩萬歷八年知縣余相十一年知縣苑岱踵事增
建南北二橋崇正十二年知縣米壽圖增脩中竇高濶可以行舟
明主事蜀人王嘉慶記國朝誕膺天命寵綏四方經畫遐邇通
達道里九大都小郡肢流脉貫而普天率土猶人之身焉政

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陸馳舟絡梁濟無不四洽猶氣血周
流而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為病矣故若橋梁道路府州縣
皆專官董之弑時巡行察其休廢間亦民有富義者募力造建
此爲令之先務也新鄉乃衛之屬邑素以雄稱道途周坦津渡
要衝西通關蜀南會荆楚暨滇貴兩廣驛傳屢屢歷涉尤劇四
通八達之地也城之西南黃沁二水所經夏秋受諸方萬壑之
流初泛則澎湃蕩溢勢甚洶湧消則上曝下淖難測難履前
此嘗設木橋蘆束以濟不堪久負挈載奔度往往喘及陷溺俟
涸作橋監脩者聚良用惡薄弱不固弑一脩整蠹財民病不知
幾年矣尹茲邑者王公素予之叔嘗諭予曰道途之間難涉莫
阻於河梁功稱特急於橋渡茲宰是邑下車未踰年率值水災
城門皆決計以囊土而塞民賴無患歛爲久計匪石不可磨

作又值旱人相食賑濟不暇何暇及此幸邑之大趙社有義官
臧榮者因乏嗣告尹曰嘗聞積德者功及人必有後德惟在濟
人每見世之人衣僧飯道構塑寺觀以希福是昧也不惟施有
用於無用且滋異端以妨世教奚爲之祐予不爲也遂底囊罄
有捨財鳩工計費白金四百餘兩以鼎建斯橋爲萬年計庶來
天之福耳於是尹以其言達太守張公輩咸可之然計石數二
萬有奇甃灰鐵鋌悉各咸集尹爲之區畫以濟不及助車輛夫
役命官董之恪供朝夕用底於成其橋礎基於淵礮岸於兩作
三連洞安肆中墪析水爲三而銳刃其前以劈水怒上列石欄
獅座四十有二經始於丙午八月其狹者廣淺者濬卑者湮防
者堅至明年夏始竟訖工其長亘十五尋其廣可行並車蓋美
究而久固矣率僚屬官英士民往視之慨然曰橋之成予之

臧榮之力焉民來往負薪之便費不侵官力不損民其功多矣
遂原臧榮之心而名之曰衍慶橋夫人有善天必知有功天必
報天人協應理固然也徵古人積德獲報者多矣吾知臧榮必
將冢嗣綿綿異日祿於朝顯於家著名於世未必不自茲膺是
爲記弘治元年 邑人梁問孟記新鄉古鄆地自我國家以北
平爲神京而雲貴兩廣秦晉楚蜀諸處進貢朝覲者取道於斯
東門有橋橋之東卽平行大路直達京師西門有橋通西路至
轉而南而北地俱窪下且縣北爲衛河夏秋泛漲又或沁河隄
決踰脩武獲嘉直走新鄉二川湊合西門一橋之外遂爲巨津
行人殆不可度卽水稍退汪穢泥淖入冬月迄無蹊徑往來病
涉者殆不止邑之編氓而朝覲進貢縉紳輩每每苦之橋之南
杜須各爲二橋以達彼岸庶可渡云萬歷八年邑侯定所余君

留心濟衆遂倡邑之壽官朱寵等經營始事伐石興工未幾陞
上元令去邑之士民樂其工之興而又惜其緒之未就也十一
年苑侯慰脩下車興廢舉墜採弊補偏不半賦間威惠大行民
誦有父母焉嘗以公務出西郊目擊之謂前工不可已也督舊
役奮力成之官則捐俸民則輸貲其次効力效能各以所長趨
事于是甫數月而南北遂各成長橋如虹如梁民坦坦焉樂由
之矣是橋也計舊成者屬東西向凡五梁新成向南者三梁向
北者三梁工始於八年之七月停於九年之三月再興於十一
年之閏二月落成於十二年之三月先後二侯皆殫心勞力以
邑事爲家事以民心爲己心成始成終不同俱有痾瘵廼身之
念云至其蒞官行政嘉惠元元不能盡書當俟觀風者採焉是
爲記定所余君諱相會稽人慰隋苑君諱垚清苑人縣丞徐宗

舜典史王琬率衆督作亦皆與有勞勩例得備書于後萬歷十二年季春

瞻汴榼在朝陽門外舊以木爲之後易以石嘉靖二十二年知縣侯東增脩加石檻

普渡橋在朝陽門外 國朝順治間知縣王克儉建

大慈西渡橋在來賓門外九蓮庵西明天啟五年邑紳士公建

知縣李長年記橋云大慈西渡取與九蓮庵偕構而名之也每值秋水氾溢周道以西一派巨津止此路高阜可行而不免一溝爲厄往來苦之因於建庵時演大慈悲意隨構此橋以通徒輿亦幾於木椽西渡云爾工肇於天啟四年落成於五年事雖草創而基有可因至於堅固增葺並庵之規制恢擴而備美之不無俟後之仁人君子而非今所敢必定名謀勒諸石則首事

輸貲善人李時德等以及施財助工姓名例得並書不朽崇正三年

西門大橋明萬歷年建四十三年鄉耆張登等偕僧興魁募修乾隆五年邑生員張資漢貢生衛霍捐貲重修

邑人張縉彥記國朝奠神京於燕市海內朝覲進貢咸奔走焉大一統也新鄉爲衛郡屬邑地當衝要滇南兩粵秦晉楚蜀盡取道於茲蓋八省之咽喉云西門外窪下地連衛水西達沁河冬春近涸秋夏兩集逞逞成巨津洪濤不惟編氓苦之薦紳君子輶軒四出僉稱艱也故東西五梁之橋建之舊矣南北各三梁肇脩於萬歷庚辰迄今幾三十餘禩日以圯廢幾成斷津不佞先祖登同鄉耆李君時德及楊君先夏閻君君寵等僉惻然曰前人待之後人後人復然壞將何極也於是各捐縉錢鳩工

役共圖脩葺又慮其費夥欲仰給於縣官適值東事方殷議
兵議餉不暇給也無何約浮屠興魁募化一時仁人長者各輸
貲繕共厥廼事三閼城而東西南北之橋俱造成焉如虹如梁
坦坦焉樂由之矣茲役也始於萬歷乙卯成於天啟壬戌暨捐
金君子一並勒之以示永永 張資漢記邑有橋梁所以通往
來利行人也矧鄘地係七省通衢衝煩大道車馬駢闐絡繹不
絕橋之脩廢所關匪小矣西門外舊有石橋一座日漸傾圮心
竊憫之計工度材需白金半百非獨力所能辦乾隆五年春陝
西韓城貢生衛君名霍者輕財好義捐金四十囑漢重脩以便
民行其不足者漢捐如其數工始于二月至六月乃告成焉夫
以此邦之人舉此地之廢分誼固應然也至以異國之士而好
善不倦隨地施與如衛君者其庶幾近古之風歟

固城石橋明萬歷三十八年百戶孔禎周等建

普濟橋在縣西八里營創建無考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孔興讓等乾隆六年孔毓銓等相繼重脩

濟人橋在北馬頭柴市嘉靖二十二年知縣侯東建

合河橋在合河鎮西山諸泉滙于丹河第二渠入清河至此與衛水合流故名明初建橋三竇隆慶六年知縣于應昌命鄉耆朱寵督脩易石分七竇長十五丈濶三丈有奇翼以石欄輿徒利之

蘧里橋在縣北二十里塊村小河入衛水處

七里橋在縣北七里今圯

康熙續志曰關梁之設百世賴焉有舉無廢存乎其人鄙邑險要惟延津臨清二關備詳前志至普濟之功輿梁爲最或因其姓而名之或卽其地而祠之皆所以誌不忘也今古同情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

郵傳附

新中驛明時設 國朝順治二年裁併歸縣站定極衝額設驛馬

百四十四匹塘馬三匹驛塘擯轎夫一百六十五名詳見賦役
河南通志云新中驛縣管極衝至省一百七十里東至汲縣五
十里西至獲嘉縣四十里南至開封府陽武縣六十里北至輝
縣四十里 大清會典自 京師達於四方凡四路一曰中路
之河南由河南者凡二路一之湖北之湖南之廣西一之貴州
之雲南

明潘嗣衮官行驛馬記新鄉路通八省星軺絡繹衝極矣頻年
徵兵假道百姓爲驛馬累窮愁迹竄疲極矣衮本疎庸受茲衝
疲目擊殍離日切剝膚雖親督撥差一年弊清苦稍蘇而按糧

僉馬一日未除百姓一日不得安枕袞遵明旨奉院劄條議以
官自買馬代百姓行差申呈院道府批准如議行士民進曰
齊衆手足弗勝獨任可若何袞曰衆受逸官受勞有何不可士
民曰吾齊竭膏血被鞭笞弗支官行可若何袞曰差繁亟以覓
補之使橫願身當之又何不可也士民曰人情厭苦自茲以往
保無變計乎袞曰欲與聚惡勿施父母心也父母事也聞有變
民所甚惡者矣未聞變民所大欲者爾士民勿疑袞於是葺館
驛建馬房買馬招夫製一切什物等件悉備立定規條馬須多
多乃不累馬有傷卽補食須時時乃不累夫有罪卽更清牌票
毋費馬數禁回頭恐竭馬力此其大者也行旬日士歸儒民歸
農寬然若釋重負矣勒石縣前剗牧者目擊而心動百年永矢
勿變天啟四年四月賈繼壽邑僕潘公區畫驛遞德政記嘗

論令於民最親拊循其癡苦而祇除其困頓者惟令最悉故善理邑者必按其受病之處急疏其血脉以徐培其元氣血脉者何驛遞是已受病者何驛遞之重困是已存恤而擘畫之非賢令弗任也新邑當八省孔道輪蹄如織供億視他邑不啻數倍走遞之馬則僉派民間肉盡皮枯嘆無如何矣且豪者力距黠者詭迤益累益窘甚至僉一馬則破一家家破而僉派者自若百呼籲不能釋也其給糈空文則直付之故紙積弊深痛至今日而極君黻潘公下車輒留心民隱加意時艱所悉心而首為調停者惟此應付則以驗勘為節裁不憑撥取于謫役逋竄則以官募代承應盡杜偏累之奸氓應給之貲卽抵其應輸之賦一籌畫而民已稱便矣已而力為申請力為擔當舉數十年僉派之苦改而任之於官置馬匹建廐舍簡執事之人募飼養之

役一切與民無預焉是舉也公嘔盡心血不遑七箸髮且種種也而吾儕小人乃一旦出湯火而濯清冷矣豈世之塗民耳目借口興除以苟且了局者哉大中丞馮公面加嘆服高置薦剡而臺察司道暨本府諸公祖無不擊節稱賢者其寔心寔政有以允孚於上下也方今海內驛騷所在民窮財盡倘公此舉天下皆倣而行之庶其有瘳乎公今以內艱去吾儕小人攀轅莫得用記貞珉以永其思垂其範云公諱嗣袞南直之淮安人應泰昌登極選士天啟四年四月 邑少尹徐公遵旨裁草里馬私幫德政碑兵科都諫張縉彥清驛裁差一疏八款內一款私幫之當議禁如驛站既有額定工食減差裁銀自足支應若藉口不敷另取幫貼或按地畝每畝派銀錢若干或按馬匹每季幫銀若干派之既而難稽之數收之且有火耗之加而裁站竟

為有司口實也等因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帶管兵部
事楊嗣昌逐欸具覆奉聖旨是這清驛諸欸俱着嚴飭行內官
員承差額外多索夫馬載運私貨鼓吹旗幟逐隊成行者卽着
該巡按御史叅拏輕則遣戍重則擬辟差完具報考覈如有縱
徇等弊事發一體論治欽此嗣蒙欽頒釐驛事宜一書通行到
縣于崇正十四年冬月署縣事徐公欽遵出示曉諭將里馬私
幫立行裁革萬民感德勒石以垂不朽 國朝巡撫賈漢復更
正驛路疏奏為中州衝繁已極驛路更正宜早謹繪圖進覽
伏祈 勅部速議以蘇難支重困以免遲悞軍機事案照中
驛遞衝苦緣由臣先據陞任驛傳道僉事郭四維詳稱河南驛
遞向日雖曰繁難官民猶可支撐自從黃河決後東道水阻凡
江浙等省一切差使舊由山東馳驅者近皆遶道河南且邇來

湖南等處捷報屢傳軍情孔急一切動用馬百匹或數百匹卽至少亦不下數十匹是以河南旣苦本省差多又苦別省遺累官民之心力空竭目前之供應萬難本道再四籌維除酌增銀馬另詳呈請外察河水已歸故道東路已成坦途往來差使仍前遶道河南者總由奉差員役以東道久未經由遂不憚遠遶因循豫省之熟路耳本道若不據實請更將見夫日逝亡馬日倒斃中州驛站傾廢在晷曉間矣且無論驛站一倒興復爲難萬一遲悞軍機干係非小等因呈詳到臣臣以事關驛道通塞軍機遲速隨詳批該道確察向來某某省原由河南行差某某省原由山東行差東路較西路所近果有幾許南北之差使分合各在某處某路直捷某路紆遠脩細詳明開呈去後順治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據驛傳道僉事程滂詳據開歸等府察報到

道看得兩河驛遞疲困至今日極矣倒斃之報殆無虛日酌補之請交牘如雲本道每接申文痛心攢眉真有卧不安而食不甘者分路行差始救懸急今各府具詳繪圖前來如出一轍本道細加叅酌大約山東驛路近而捷河南驛路遠而遠如自京城南下從涿州分路一由新城雄縣河間景州入山東境經高唐東平汶上兗州等處而入江南省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二百餘里爲直徑卽各省舊日所行東路也自涿州分路一由保定真定順德彰德衛輝延津渡河而南經開歸永城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七百餘里爲遠道此卽各省近日所行西路也故諺語有弓弦弓背之喻謂山東路走弓弦直則近矣河南路走弓背紆則遠矣自河決以來奉差者陰受稽遲而不覺未暇論其遠近郵遞者困於支持而莫訴亦未暇

論其勞逸因循日久兩承其弊困苦至今豈可不極而思返况今日河口以塞水歸故道山東一路久稱坦途伏冀分晰奏請嗣後凡遇差赴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公幹與夫該省赴任齎奏解運及事竣回京者卽於勘合火牌內實填由山東路行如赴湖廣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公幹及該省事竣回京齎奏解運等務勘合火牌內實填由河南路行若此則兩河赤子固共慶再生卽捧節差使亦免棲遲長途矣在山東則還其所固有在河南則去其所本無實屬兩便非係推諉蘇驛困而濟軍機豈目前之益已哉等因覆詳呈臣臣欲爲經久長便之計遂不厭詳慎諮訪之圖因再批布政司照依發去圖式將東西兩路遠近寔跡便否確情核明另圖妥詳速報等因批司於七月十一日據布政司左布政使管起鳳遵奉臣批覆察與該道相同

繪圖呈送前來該臣看得中州之苦驛遞爲甚驛遞之苦近日爲尤甚何也在當年衢雖通於數省差原分有兩路衝途官民尚苦莫支後因黃河衝決東路淹阻合天下差使率皆取道於豫而豫之夫馬是以屢倒屢逃豫之官役遂致累逃累斃如郭店等驛驛丞張煜等其明驗也矧今湖廣捷報頻傳差使如織王師南下軍機刻不容緩驛路衝繁更有倍蓰昔日者臣前在彰德供兵親見大路兩傍倒斃馬騾不可勝數甚有驛馬不敷累及民馬所夫不足累及農夫禁之勢有不能行之民不堪命臣若及今不言將來馬必盡倒夫必盡逃逮軍機一悞言已無及卽將官役盡法嚴懲於事奚濟今欲蘇驛困而濟軍機惟有更正驛路照舊行差之一着耳且山東之路近而直河南之路紆而遠况黃河已歸故道東路依然坦途如湖廣雲貴等省路

原經河南者勘合火牌內註由河南如江南閩粵等省路原經山東者勘合火牌內註由山東分行則衆擎易舉偏苦則獨力難支總是 皇上之地方總是 皇上之赤子一照舊而疲驛有興起之色軍機無遲悞之患矣臣亦知久息之肩一旦而復使仍舊東路官役諒所弗悅但臣惟知爲地方計長便爲軍機計直捷誠迫于勢之萬不得已又何暇更爲瞻顧也臣謹將驛路繪圖會同鄖陽撫臣張按臣李合詞具疏恭進 御覽伏乞

敕下該部速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順治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奏八月初九日奉 旨兵部確議速奏驛圖併發 兵部覆奏該臣等看得河南巡撫賈疏稱中州衝通數省差分兩路後因黃河衝決東道淹阻天下差使率皆取道于豫今湖南捷報頻傳差使如織五師南下軍機刻不容緩驛路衝繁更倍昔

日驛馬不敷累及民馬所夫不足累及農夫將來馬必盡倒夫必盡逃貽悞軍機今欲蘇驛困惟更正驛路照舊行差且山東路近而直河南路紆而遠黃河已歸故道東路依然坦途如湖廣雲貴等省路原經河南者勘合火牌內註由河南如江南閩粵等省路原經山東者勘合火牌內註由山東等因併繪圖前來察河南天下之中輪蹄絡驛衝繁爲最又兼湖南等處捷報如織向有東西二路分道而馳相沿已久近因河南河決黃河由山東入海爲水阻隔一切差使遶道河南以致驛站倒廢官民俱困今河水旣歸故道東路無阻相應如豫撫所請九遇差赴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公幹與該省齎奏解運及事竣回京由東路直捷者卽於勘合火牌內填由山東路行如赴湖廣

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公幹又該省事竣回京齎奏解運等務由

西路直捷者卽於勘合火牌內填由河南路行以均勞逸永爲
遵守請勅下臣部遵照轉行各該督撫按遵行可也奉旨依議
康熙續志自河水泛溢西路輪蹄如織衛輝不能支新鄉亦供
應孔亟矣賈公爲地方計題分東路而驛驛漸息真百世良規
也

沈荃遵

旨條陳疏奏爲遵

旨條陳仰祈

睿鑒採擇

事一西南驛站之宜酌補也中州路當子午輪蹄絡驛驛站之
困倍于他省今幸江浙等處分遞東路而大兵南勦勢必由豫
入楚目今傳旗報捷日無停晷每日用二三十騎或四五十騎
前差未發後差踵至額馬有限催覓不周自新鄉以南由荊州
路者必歷南陽府新野縣由德安路者必歷汝寧府信陽州通
計一千餘里供應疲苦以日爲戠甚至亢村郭店等驛官死夫
逃整頓不起軍務迅急關係非細請 敕部議卽將該省驛站
銀兩通盤打算撥補衝庶各驛免倒斃之苦而軍機無遲滯

之虞矣一河北着馬之宜輪值也大兵入楚喂養馬匹原酌道里之均向議河北彰磁歇馬邇年蕩平滇黔換班征調每歲不下二三次或當春耕或值秋稼雖搬運糧草置辦槽鑿原有各府協濟而本郡百姓供億獨煩竊計河北尚有懷衛二府直隸則有廣順大三府皆附近大路水草平行可以飼秣請勅部議嗣後應於六府中輪流分駐彼此協供至襄城蕞爾小縣距彰磁不過四五百里似難再議歇馬庶酌勞逸之均而無偏累之苦矣奉 旨該部議奏 兵部具覆議得西南驛站酌補一欵疏稱大兵南勦由豫入楚必歷南陽葉縣汝寧信陽州通計一千餘里供應疲苦亢村郭店等驛官死夫逃等語查豫省要衝滇黔新復馬少差繁應請 勅下該撫按確查驛路繁簡分別

衝僻酌撥具奏務使勞逸均平不致偏累又養馬

大兵喂養馬匹供應浩繁難以偏累一處應如該道所請嗣後大兵出征臨時于直隸廣順大三府河南彰懷衛三府輪流養馬至州縣止許照例協濟不必在彼喂養等因奉 旨依議行

康熙續志各府輪流養馬前經省臣李公實秀條奏及南來兵馬仍多駐新鄉彈丸之地供應難繼此公再疏部覆奉 旨協濟本府軍民兩便矣

遞運所久廢詳公署

急遞舖縣前舖在城舖東抵汲縣三舖豐安車村臨清西抵獲嘉二舖靈遞歸善西南抵亢村三舖靳村長興小冀南抵陽武一舖李臺共舖司兵五十一名

府志新鄉縣明設總舖在縣治西車村舖在縣東十里臨清舖在縣東二十里接汲縣張午舖靈地舖在縣西十里歸善舖在縣西二十里接獲嘉彥當舖靳村舖在縣西南十里長興舖在

縣西南二十里小冀舖在縣西南三十里敦留舖在縣西南四十里接亢村舖李臺舖在縣南三十里接原武任村舖 康熙續志總舖在縣治西東抵汲二舖車村臨清西抵獲嘉二舖靈遞歸善西南抵亢村四舖靳村長興小冀敦留南抵陽武一舖李台北抵輝縣一舖陳堡

新鄉縣志卷第十一

學校志上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周禮黨正掌其黨之教治政令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秦漢以來有博士官文學掾其後學校之置類多命官擇師至唐宋而其制加隆既崇學宮間立書院然而右文之主固不世出也先聖先賢累代有追封之典亦惟本朝爲極盛而學宮之興廢則視其官師不可謂非有關於政治之得失也

廟制唐以前無考

宋熙寧六年廟隨縣廢元祐五年四月邑令李久仍舊址更新之講堂齋室庖厨悉備凡爲屋四十間

武騎尉詹文記新鄉衛之屬地也昔周既誅三監盡以其地封

康叔爲衛侯其後九世公繼之修康叔之政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是康叔武公之德也蓋土地饒美物產阜盛幸太平無事安居樂業儒者觀他邑爲多而異人亦間出焉然無學以居士而獨以廟事孔子此非法古意也熙寧六年縣廢而所謂廟者又隨以毀元祐二
年春始詔復縣而廟未及新也符離李君久來爲令尹治其民民心方喜縣之初復也於是仍廟之故基更新之講說有堂齋習有室下至庖湍莫不脩飭始於元祐四年八月凡爲屋四十四間不勞而就者從其士民之願也廼請以文記其成余聞之所貴乎士者爲其儲其材以有用也雖離草茅柱王家杼經緯之業致吾君於堯舜罔不基此而令尹之爲若舉也意在斯乎士子遊其間者果能惇懿行摛雅詞規矩鄒魯之踪斧鑿詩禮之

幹今日樹峻概以先凡民異日建非常以光熙代康叔之風將
有待以振而河山環淑之氣固寄之人不虛也令尹賢者也靜
而有守剛而不撓其政豈弟明恕其民愛而敬之茲特其善之
一端耳他不悉書

金大定八年縣令段希顏增崇大成殿貞祐間燬於兵

李詠記郡縣有學由來尚矣載在祀典固守令之事世之士夫
率以簿書爲急或者治竿牘美郵傳以重往來葺衙署增什具
以美觀瞻至教化之宮禮義之所則反爲迂闊之務而漫不加
省間有儒家者流粗識道理又拘勞民之說而重夫興作嗚呼
吾夫子之庭宇且隨風雨以敝矣非精於吏治百事脩舉而浮
議不能移者疇克以世所謂迂闊不急之務而爲之孔急哉新
鄉當衛之衝師旅之後連歲隳侵學舍傾圮比他爲最而縣令

段君希顏主簿折君元老造值其時爲政俱以健敏聞每過其門咨嗟歎嘆若有所歉然者居二年屬賦有登遂首舉是役屬縣尉次君倫洎相承王君仲吳協力經營而人樂爲用得施鏹二十餘萬因募善工購良材且取舊廢刹加潤之不閱歲而戒成總作室之數爲楹二十有八殿邃而崇象嚴以尊重門屹然廊廡翼如不朴不麗有倫有次實邑中奇勝也夫事爲其難苦於不繼垂成段君以憂去獨賴折君在而又迫於代者在路乃能訖其事焉可不謂之始於難終於難乎邑人旣欣王化之復成又恨不見於文字而折君吟咏以紀之乃嘆古循吏首推蜀郡文翁史稱其立學校以變風俗爲教化先豈非蒞民者崇儒易俗無過於此哉知此而二公之赫奕千古直與聖廟永永無極矣大定八年四月

元至順二年縣尹邢思誠重建大成殿五楹西廡五楹講堂三楹元季復燬於兵

編脩蕭璘記國朝紹唐虞之聖治繼文武之洪化尚德崇文俾天下郡縣咸建廟學祀至聖著之甲令歷有年矣若新中鄉爲衛屬邑北太行而南洪河西百泉而東淇澳墳衍廣陸阜隰沃流市廛雲連商旅輻輳實廣濟之上流東州之麗區旣庶且富則文教宜崇越縣廡東聖祠在焉元祐間符離李宰始築在前大定八年希顏段君增崇於後乃貞祐兵荒而灰燼矣蕭條百年土木解弛牧人旅宦不暇整飭之風雨不除道路日嘆惟達魯花赤畏吾氏野理進義倜儻謙撝克寬克猛蒞官三載上下無怨慨然有感于是偕寮屬會議曰年谷豐登農桑有效重脩之義允協爰開垣闢隘移廟易地一時捐俸負粟構大成殿五

楹西廡五楹講堂三楹經始春分落成仲夏翬飛鵠立炳煥巍
峩三聖異座十哲聯堂賢廡有位中庭有槐闕宮清而不蕪囂
塵遠而不侵春秋致奠朔望致恭濟濟衣冠接踵相望猶闕里
講習之盛事也監察御史何守謙旣狀其事復徵文覃懷蕭璘
勉爲銘曰於穆聖人如日之明惟此廟學野理是營厥初卑隘
闐闐同處塵土喧囂非棲神所矧多宦遊進退惟旅解弛弗憫
不蔽風雨仁者感激乃新斯宮是闐是闐是崇是隆殿廡丕顯
門堂具舉禮樂可陳文風可觀講誦有歸設徒延師像圖孔肖
以瞻以儀孝友愷弟蹈矩循規舒錦摛章電掃神馳鄉貢良才
衣冠連袂刻斯紀功後賢勿墜至順二年十一月

明洪武三年縣丞王克敬等復建

天順元年知縣楊清重脩大成殿兩廡文昌祠立戟門櫺星門新

明倫堂時習日新二齋有庫室會饌堂射圃亭

檢討劉翔記三代而下迄於漢魏合縣五百戶置學校官唐開元中勅州縣鄉置一學擇師教授宋慶歷間學者二百人許置縣學逮我國朝混一海宇文物蒸蒸雖遐方無不翕然向化矧中州乎新為中州大邑獨廟學頽圯官茲者厭於鞅掌匪直其力未暇亦知有所弗逮也平定楊君清起家科第筮仕邠州儒學薦擢知縣事邑人歌來暮焉謁廟覩椽題傾剝丹堊漫滅嘆曰鼓篋釋菜之地如之何弗治於是毅然以興復為己任首捐貲俸委縣佐夏君時專董其役汰瓦礫拓垣墻首建殿廡文昌祠次立門庫置祭器又次新明倫堂時習日新二齋凡藏脩齋宿之處靡不完美始於天順壬午五月成於是誠十月與事者徵文龔石以紀其事屬以地處要衝忘疲勤而以教化為急曷

君之用心可謂至矣二三子休息於茲與夫耕養家食者無徒誦習陳言綴輯口耳以弋釣名譽而惟淬礪忠孝鋪抒鴻猷以無愧聖訓則化民成俗之治媿美成周而有餘卽楊君亦可仰答於明廷也余故深嘉而樂道之天順八年八月

弘治五年知縣李全邑義官臧榮脩櫺星門易木以石

教諭范鏞記新鄉衛鉅邑也廟學自平定楊侯清重繕迄今三十餘禩矣間雖敝墜尚堪棲神造士脩舉猶在得已惟櫺星門爲廟之外觀歲時祀謁所必由者獨乃朽頽不任啟闔令茲者率以簿書期會爲急復新之舉懦者不能黠者不爲否則又諉之下疲上隘用是日就傾蕩弘治庚戌整屋李公全來尹斯邑欲復新之值歲凶民多逋賦務叢劇未就其緒邑義官臧榮乃出白金百餘市材鳩工營繕匪懈又爲經久計自構櫺棟桷節

稅門扉外惟石是用其他料物亦咸具焉以壬子春經始凡七閱月訖工相厥規制靡不堅緻宏敞於乎可謂盛矣獨是脩敞舉墜有司事耳榮乃不俟勸募而奮然爲之力不勞民財不傷官功斯爲大視擔公家之爵擯可致之柄而恬不加意者其得失何如也記之於石用勵將來

七年知縣王統增脩大成殿

十六年知縣陳璣復脩兩廡

十八年知縣儲珊增脩 正殿

嘉靖十三年知縣鄒頤賢重新之自庭廟以下仍舊制創建尊經閣于學宮左

教諭趙琬記夫學校之義載籍極詳古者入學必釋奠於其先聖先師後世黨庠闈塾之法廢自唐以來獨尊孔子爲先聖而

廟祀焉新鄉有學舊矣日就頽圯殊不足揚教化嘉靖甲申薊門余侯宰斯邑有志未果壬辰德郡鄒侯至首爲是舉陋者葺素者飾正殿旣煌然麗而兩廡之北各建門樓一南爲戟門後爲櫺星門正砌甬路戟門之兩掖昔徒壁立者亦各建耳戶崇基峻起較前此巍然改觀矣廟庭後爲明倫堂左爲號舍中爲敬一碑亭左爲啟聖祠右爲晦庵祠無不廓其規模焉前制廟左隙地潦水淤積占氣者謂不足昌文運也乃改馬道於東廡之背昇土平之仍築土爲邱臺周磚甃建樓閣曰尊經與樵樓相望層簷疊檻烏革翬飛足以蔚人文之盛而發科第之祥其他官師有宅儒林有坊祭器有厨罔不精敏肇於壬辰仲冬落成於乙未孟秋以數十載之漠落而鼎新一旦夫豈徒聳觀視乎其爲國家人才計固深矣諸生欲勒石垂後余惟守令職得

士最重而得士之力莫大於學校蓋將以成就人才明道濟世故爲教甚精爲功甚鉅中年考校九年大成進德脩業初無已時公旣于政務隙課試提誨又恐未足成才乃導洩山川之秀振才雋者氣而復脩藏經之閣種色具存卽唐之四庫宋之崇文亦不過是異時經明行脩看花掇桂孰非公之厚賜也哉至公蒞政公廉仁恕則自有秉史筆者可畧也侯名頤賢相成者縣丞長山李仁主簿古絳王仲僖司教霍邱張晟高邑蔡寬霑化王公冕而琬亦濫廁其末故并書

三十年知縣方承恩建名宦鄉賢祠於尊經閣前

司訓唐輔賢記國家設名宦鄉賢祠命有司臧舉祀事崇德勸善其典最鉅獨新鄉關焉嘉靖戊申龍川方公視篆茲土慨然急圖明年大旱未竟其功臧辛亥有年議於尊經閣前隙地相

厥廣狹市材鳩工中建祠室各三棟并拜亭門坊相同經營規樞悉解官貲於里甲無毫釐擾焉工竣乃各陳豕羊籩豆品如數肇禮祭爲後式邑人稱快謀伐石志之余謂公之此舉振興獨至視避疑累徇故事者不啻逕庭矣異日鄉居而景芳躅宦遊而慕高踪則教不必身風益遠師不必政法愈久其與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不若有同符耶公方氏諱承恩別號龍川湖廣武昌大冶人

隆慶四年知縣張範建啟聖祠於教諭宅後新大成殿兩廡及明倫堂時習日新二齋

邑人郭庭梧記新鄉衛之屬邑在古爲鄘地宋末入金元我太祖廓清宇內他務未遑首命天下建學明倫崇化興賢育才其來遠矣但剏建雖舊而規制未脩宰斯土者席未煖率遷去嘉

靖初薊門余侯德州鄒侯先後廓新之載在碑記可考也嗣後
漸就圯壞歲戊辰張侯來宰茲邑每朔望循行殿廡徘徊久之
乃計曰學校者所以儲英俊翼治化根本之地而敝陋若此其
何以肅觀瞻彰教化乎且脩廢舉墜有司責也余不敏其又何
敢多讓用是銖積寸累捐俸首倡振飭蠱壞邑父老感侯德化
亦環堵貫鏹共勦其事乃鳩工掄材峻以層簷塗以丹雘首起
啟聖祠繼及大成殿東西廡其明倫堂時習日新兩齋亦皆以
次而竣焉堂下迫隘不足周旋則命撤去餘垣以拓其制平坦
正直洞達宏敞每視講鳴珂曳履濟濟雍雍雖圍橋聽者亦極
目聳觀時當落成學諭顧乃猷徵記於余竊惟自古明王御治
教學爲先侯之是舉也可謂知所先矣且不侈費不勞民而舉
數十年之荒落卽此亦可窺其幹濟而况持已惠民之政又有

以端其軌物爲士子章者乎噫我孔子刪詩獨存魯頌非私於魯以其有道而庶事康若春秋營建者仁也擇可勞而勞之者義也仁以濟義義以成仁成功易而集事多然則侯之身任風教豈不宜大書特書垂之永久乎侯靜海人名範別號海圻學諭顧君乃猷司訓白君卿陳君芑云

萬歷六年知縣于應昌重修 正殿

十年知縣苑岱脩尊經閣擴其制飾以層簷周以累檻鑄奎星于樓上下祀文昌各爲龕扁曰聚奎者老楊士奇董其役

郭庭梧記史稱聚奎爲太平之象斯文之兆也考三代以還惟宋乾德丁卯五星聚於奎說者謂天開一代文明自是而周程張朱與夫王呂司馬韓范富歐諸公相繼輩出翼道統以佐熙衡有由然矣我國家揭日月于重光其兆故人文則載之皇明

名宦言行錄者歷歷可考益又不啻宋矣新邑阻行帶衛舊爲
文物之區無問前代呂慕諸公卽洪武以來甲乙濟濟乃自嘉
靖乙丑余與梁藩伯中第後二十年寥寥無聞豈氣數遒然歟
邑侯苑公蒞任後興除利弊人頌神明而風勵諸生之典尤切
頃者葺理大成殿晦庵祠煥然一新有衛子荆之善而無田弘
正之費復從堪輿家言謂學宮左尊經閣賦以傾圮風氣不萃
乃于癸未首捐清俸倡士民向義者共得若干市材鳩工命高
擴其制層簷疊檻繪以丹雘一時棟宇飛翔四望軒豁樓上肖
奎星下移文昌各爲龕崇奉之扁曰聚奎自是而儲靈毓秀振
翼聯翩將必有敦行而能文者介出其間雲仍而興穎脫而出
可預卜矣學博史君率諸生過余問記且勒所以訓者夫訓卽
樓名脩矣無已則由其說古學宮以造士獻馘受成率於斯焉

見學之不專於文也若夫魁爲筐戴六星主賞而進德故士子
進取多祀之其在有宋名臣輩出以王曾馮京爲不媿科名我
朝啟運後網羅賢雋盡在科目而理學名臣中陳真晟以布衣
起家魁諸生又非素所服膺而目擊者乎且如薛文清諸公是
理學之魁也楊文正諸公是經國之魁也不然溺志於青紫之
得乃自卑於伏櫪移情於溫飽之後或盡喪其生平而曰斯文
在茲有是理乎然則顧名思義而譽髦斯興端有望於來者矣
衆曰唯唯乃次第書之苑公名岱別號蔚脩起家鄉進士直隸
清苑人

十三年邑人梁問孟葺學舍五號榜以仁義禮智信爲屋二十五
楹

推官武陵龍德孚記不慧孚之理衛嘗攝篆輝邑校士新鄉輝

有百泉講院舊矣會江陵力禁浮譚殃及精舍大都務名高恣橫議者激之風旨一承玉石俱燬百泉大梁亦在廢中業已鬻而墟之卽不慧惻焉維誠甲申上書兩臺曰夫百泉者非詩所稱泉源乎山下出泉珠湧玉沸百泉之得名也而孫登有臺康節有窩書院昉於宋元貌先師祠十賢姚樞諸賢講業其間又才所由育也請復之兩臺署曰可會有復古之議因舉百泉大梁以復上命許之屬不慧孚領百泉事歷二載而煥然復新四方學士先生形之歌詠褒以華辭誠快之也靜齋梁公獨爲記說致自太原蓋曰某自諸生時嘗肄業其地卽有司不復請得力肩之有其舉之竊爲山靈誌喜焉不慧曰重本哉誠乙酉當大比士學使檄不慧類試新鄉至則首謁澤宮謁竟詢及科目蓋自嘉靖辛酉後寥寥也計其時廿年所矣心甚惻焉苑君進

曰往澤宮有書舍若干楹羣譽髦而居之觀摩砥淬賢士所關
今舍圯不治離羣索居見異而遷奈何有成項者梁先生旣捐
俸賑饑感舊惻今又毅然復興諸士其有裨乎不慧曰今士人
眎黌宮爲蘧廬出則土苴而秦越其鄉人何有于風化梁公重
本哉試之日得郭生渥卷奇而首錄之曰破廿年天荒是在吾
子有斐君子切磋琢磨先之矣居肆之謂何書舍成乎願爲倡
首也諸生唯唯輒以記請不慧曰無徵不信徵則吾能言之哉
丙戌不慧移官明州戊子復當大比士賢書抵明閱衛所舉士
則郭生渥也不覺軒渠曰梁公其有造乎明士問故不慧道其
詳如此哉庚寅諸生復緘書請曰中丞梁公葺庠舍若干楹每
五楹一號榜以仁義禮智信識偕士子朝夕祇事居肆破荒起
而竊教昌而頽運彬彬端端諸生亦旣徵矣願終記之以樹梁

公之伐不慧曰嘻舍安以伐梁公乃其重本之思梁公所由伐也原泉混混四德根心非爾諸生所誦而習乎大河出于崑崙長淮源于桐柏浩淼汙漉東入滄溟名曰有本條而汪洋條而涸竭則蹄涔之流陂塘之潦也泰山松栝上拂雲霄下蔭千畝託根崑阿勢使然也蘿蔦寄生芝菌蒸出朝生夕賈無本故也士華而不實無爲貴士矣源深流長本厚華茂以處樹風於鄉以出樹勲于國梁公所植幹家國者太常紀之月旦頌之光昭當代流芳後禩何者非重本之思流而滋蕃而昌哉五德名舍百泉寄思思深哉梁公諱問孟新鄉小冀里人中嘉靖乙丑進士

又勦建三友亭於號舍之北爲學博會文所後知縣張赤心教諭余大忠嘉公盛舉易名流芳

二十年邑人梁問孟邑令盧大謨修名宦鄉賢祠擴舊制各燬三
間

名宦位次宋知縣邵博元縣尹李璋劉理李思敬明衛輝府知
府何廷魁知縣曹睿王政李義侯麟張拱張範王素馬朋教諭
范鏞 國朝增祀知縣房建極

鄉賢位次 五代周戶部尚書呂咸休 元湖廣武昌推察運

使劉仲方 衛郡公慕完 明左都御史邢冕 四川左布政

使李炳 提學僉事馬良 徵仕郎梁海 漢中衛經歷郭瑄

浙江台州府知府李光翰 浙江左布政使潘鏗 湖廣武

昌府通判郭郁 伊府長史郭孔完 陝西按察司副使路珠

贈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郭從可 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梁大朝 山西遼州知州張臻 寧夏巡撫梁問孟 四川

山縣主簿郭干之 江南蘇州府同知郭蒙吉 贈禮部尚書

郭湄 貴州巡撫郭庭梧 遵化州吏目賈邦祐 封湖廣道

監察御史賈性愚 陝西西寧叅政道郭澆 山西大寧縣知

縣楊允 封兵科都給事中張問仁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周

一棟 國朝贈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張縫彥 封江寧府推官

楊文秀 山東武德道僉事劉源湛 碩德處士于大庫 贈

兵部督捕司主事王仲立 江西廣信府推官任文暕 廷試

誠貢生授知縣郭士棟 贈禮部儀制司主事暢策 刑部湖

廣司主事郭遇熙 贈吏部稽勲司郎中郭士標 工科給事

中暢泰兆 山東登州府知府任璿 衡永郴叅議楊毓蘭

二十一年知縣盧大謨復脩 大成殿

崇正四年知縣劉文才脩尊經閣

邑人賈繼春記余庠有尊經閣巋然傑構自國初迄今間亦一再脩飾而歲久荒頽矣學博鍾巖郭君秉鐸是邦以振起斯文爲已任喟然于斯閣之敝也輒捐俸不憚於是邑士紳又力襄之時邑侯壽張劉公暨司訓丞尉諸君佐費有差鳩工庀材隕墜立舉閣六月而輪奐之美丹堊之賁奕奕如也郭君顏之曰文昌閣以奉舊祀文昌神而索記于余余惟經者在人之神也神者在天之經也文昌神之傳不必如諸說所稱但洋洋六經爲文章祖有此文章而日以之明月以之光星辰以之朗岡陵川瀆以之流且峙人倫物則以之靈且活則神熟神於文昌文章之理便是文昌之神顏之曰文昌猶其曰尊經也工始于崇正四年五月朔日竣于本年十一月旣望日九三楹高五丈有奇仍舊式也

國朝順治間醫士游孔亮募資重脩晦庵祠

按舊志晦庵祠三間在教諭宅後其建置始末未詳

九年知縣王克儉重脩大成殿兩廡櫺星門尊經閣聚奎樓敬一亭啟聖鄉賢名宦諸祠

許作梅記古者建學明倫四時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漢以前廟無聞焉漢高祖以太牢祀於闕里明帝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而天下知鄒魯之教矣然位居先師無專祠也唐武德二年詔國子學另立孔子廟郡縣立祠則是貞觀四年始宋咸淳三年定四配十哲享於廟中大觀間廟門增立二十四戟而殿廡之制備天下官師弟子員入其中始聽尼山鐘鼓焉明嘉靖九年御製敬一箴頒學宮建亭置之更崇所自出立啟聖祠十二年復詔天下學宮建鄉賢名宦二祠凡治行卓然不磨皆與禮

祀俾官斯土者得其效法長斯土者有所矜式此右文之世教化行而風俗美也我國家崇儒重道學校遍海內以甄陶士類俾之講道以端治本郁郁乎遠邁前古矣乃新鄉學宮漸卽傾側名宦一祠復成瓦礫順治乙未令尹王公立安學博楊蘊東合力葺大成殿未及丹雘也壬寅秋令尹入廟有修復之志乃時絀舉羸又慮請則損國募則減民於崇儒重道均無當焉乃捐俸錢若干繕飭棟宇堊墻垣自大成殿東西廡櫺星門尊經閣聚奎樓敬一亭啟聖鄉賢名宦諸祠罔不聿新鼎構縣祭酒史君約諸生復起明倫堂而新之猗與休哉文明其有象乎慨自吏道日非膠庠茂草黷貨利者剝民以自豐急功名者揮金以說上卽不然亦僅飭郵亭新衙舍以博軒車之譽或又有應功令畧事粉飾而獲天官紀錄者今令尹善政多端屢經優

叙固不希此尺寸之功而崇儒重道則深有合於建學明倫之意異日循良報最德音孔嘉當必以是爲拜手靖獻之先資矣史君請余記之因嘉其事以書公諱克儉直安其字也海州世家康熙癸卯

順治間司訓楊方拱欲募資重脩不果行

邑人張縉彥疏余嘗過闕里游孔林松檜蒼然車服如在而人士彬彬以禮相進有古聖之遺風焉及入濟南謁泮宮肖像祭品皆上世制作蓋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也越二年抵里瞻先聖祠廟則櫺星門以內荒草塞逕堂廡傾圮卽正殿亦上漏下濕不蔽風雨矣思念魯衛之邦素稱兄弟夫子嘗過衛嘆其富庶又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則邶鄘之墟有聖人之車塵馬足久矣記載卽杳遺風遂衰求其如鄒魯之鄉顧瞻廟貌觀其

禮者服其教習其器者淑其澤步趨古先而風氣穆然不變不可得也廣文揚君篤古志學慨然有興復之志欲全新棖桷爲人士倡始將謀之邑大夫與鄉先達及博士弟子員共襄成之雖兵燹之餘時縮舉羸似有未易然經之營之漸次改觀亦以云救也今天子親政卽親視國學釋奠孔子且諭凡百有位仕優則學以佐右文之治則治飾文事以式仰止亦達化維俗之盛心非徒輸負觀美已也况吾鄉人文蔚起科第聯翩異日者如鄒魯之風車服禮器彬彬相進則庀材鳩力用心甚微所造不已多乎吾衛之風竊願比之鄒魯之間也

康熙八年邑紳捐資重修聚奎樓

二十七年知縣周毓麟增脩大成殿加石檻又增東西廡新龕于櫺星門前增聖域賢關二坊週圍砌花磚墻又增脩聚奎樓易名

弘文閣懸扁四面東曰光騰海岱西曰秀毓太行南曰精鍾河洛
北曰輝映神京又改建敬一亭于啟聖祠前

邑人任璿記新鄉有學創於宋元祐五年自元明以洎國初凡
五繕三韓圃臣周侯蒞茲土其清如玉壺冰其直如朱絲繩而
於興氓作士尤孳孳焉瞻先聖祠廟歲久就敝春秋饗祀豚肩
不掩豆喟然嘆曰此大事也豈有愛焉爲之亟復其舊又以廟
祭樂舞載在國典有其舉之弗可廢也考音脩器簡邑中子肆
習之一時禮樂文物蔚然脩舉邑縉紳先生以余夙膺館職司
紀載屬書而文之石余伏睹 皇上幸魯盛典與表章諸儒之
事其重道視歷代爲加等而士風猶不古若者何哉裴行儉云
士先器識而后文藝蓋器不足則身心皆爲浮氣所驅使於是
內忌而外躁寡守而多營日盼盼長吏之庭以非分相假不

相于有司望見引避惟恐或後故循例謁廟方且排列殿呵疾趨以出又寧肯徘徊廊廡之間乎獨是邑舊鄙地也春秋時爲衛附庸康叔武公之遺化在焉其以新名也殆有取于作新之意乎今邑大夫旣完繕而斧藻之地不改闢事不創設入其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棖闌櫺檻甚設而具善非復向之廢缺苦窳也升其堂而聞金石絲竹之聲其初將竦意臨之而不敢以不軌不物之身自玷于賢關久將陶然樂之而不自知外新其耳目而內新其心志庶幾仲尼之徒以無負新學之意矣余竊私有感焉壬子秋邑人東始楊公視學山東過梓里謀所以補葺宮墻者先司李實竭力左右之迨己未而南宮獲售同邑三人得未曾有此其嚆矢也矧規制若此增壯而物采若此增煥則此後人文蔚起不僅獵取上第當必有不愧科名如王

曾輩其人者爲邦家之光也乃若歲月財用掾吏有簿籍邑侯善政小民有口碑無庸贅康熙戊辰九月

三十三年知縣李登瀛葺明倫堂

邑人郭遇熙記余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諸生後謁先師廟卽詣明倫堂見堂墀巍峻棟宇輝煌司鐸先生坐皋比宣諭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至詳且悉始知人倫之道雖發于至性而明倫一席地爲人心風俗之原所關非細故也閱廿年通籍每逢邑中鄉飲賓射諸大典復隨薦紳先生後肅衣登堂見向之巍峻輝煌者已瓦破垣頽矣宰茲土者類傳舍視之漠漠然無與已事君子傷焉甲戌秋余由粵東謬膺內召道經里門復登明倫堂巍峻輝煌如三十年前况余嘉嘆久之詢其故曰鄜邑之北見山石霞溝舊有鄜田數頃爲輝邑豪梁

親類集
侵佔文學張君養素爭復之每歲田租近三十金爲義學東脯
之費迨華亭李公下車百廢俱興卽取田租所餘飭工庀材先
葺茲堂不足者捐清俸爲助董其事者仍張君養素也經始于
甲戌春三月落成于秋七月歷言若指掌余聞之不禁有所感
矣夫人之生也自總丱以迄耄老由貧賤以達富貴所遇不同
而其爲倫則一倘覩茲堂之廢墜莫之省視則忠孝不講禮義
莫辨而涼薄暴橫之害先見於拾青紫列膠庠者矣矧爾虫虫
愚氓哉公旣興此堂每乘公餘與學博郭君高擁絳帳呼青衿
于堂下講習討論教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深切著
明則自今以往人心丕變風俗淳良固鄙邑之幸亦孰非 聖
天子明倫於上之至意也哉余今者不敢侈陳浮詞遠述唐虞
三代漢宋元明以飾人觀聽但言茲堂之先後廢興班班可考

以勸吾鄙之能明乎倫者而余亦因以自警云康熙三十五年五十七年知縣陳璋重脩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

邑人郭晉熙記學校王政之本也自古聖主賢臣經綸大業莫不以是為先務今天子太平有道海宇晏然文教聿興士風丕振則惟廣勵學宮興賢造士之所致顧久而必敝敝則必脩所賴以主張而倡率之者在郡則有守在邑則有令誠分之所不容辭而情亦不能以自己顧其謀之而成欲之而得且速者則存乎主之者之賢且能而即為其地之福而人之幸晉之來守新安者四年矣甫下車謁文廟見所為明倫堂者已頽敗不可收拾安得賢且能者為之更其新而復其故乎陳侯新安之休寧人大儒名宦之裔也其為令於茲者亦五年所其愛立處行政清訟簡之善不可枚舉頃者從親族故人郵簡中知陸

已脩學事且竣具言其積工而不以爲勞繁費而不以爲苦輝煌閎壯而不以爲侈者屬吾言以記之噫新鄉之陳侯吉州之李侯也晉之家世新鄉不啻歐公之吉州侯脩新鄉之學則夫謁諸廟觀其士問其俗行於郊歐公之所得於李侯者侯畢舉而萃之於余余誠願立石於廡以俟余矣顧余之有新安郡庠卽侯之有新鄉邑庠也晉方欲藉手於士夫之賢者卽以侯所舉而萃之余者畢舉而萃之於侯立石於廡以俟侯而未知何日得而落之也余滋懼矣其何能以有言雖然晉與侯有所共勉者而晉尤致望於侯侯方在強仕又賢且能也繼自今戾止泮宮萃吾邑之子弟而與之論道德則先儒之綸緒也議政體則先賢之遺範也侯以所得於家學者示諸生諸生而舉於鄉而登於朝卽以所得于賢侯者明禮樂脩政教以佐郅隆於不

朽所以福而幸之者又何可量而是役寔為之綿葛也是又烏
得不走筆為之記

雍正三年知縣王榮賜奉 旨建忠義孝弟祠節孝祠於學宮之

東

忠義孝弟位次 明禮部尚書殉忠郭湄 孝行士梁移粟

孝行士王興 孝行貢士張登元 孝行尚嘉慶 孝行士張

聚 孝行讓產詔表尚忠 國朝賑飢奏表楊文秀

節孝位次 明羅統妻朱氏 李海妻馬氏 牛雄妻張氏

生員朱軒妻李氏 殷科妻梁氏 生員楊三宅妻張氏 生

員張汝桂妻王氏 劉瑾妻朱氏 國朝金才妻齊氏 生員

梁鼎奭妻劉氏 監生暢中振妻郭氏 苗惠妻王氏 郭文

蔚妻邢氏 曹標妻長氏 李永秀妻張氏 廩生王邑妻郭

氏 杜名棣妻王氏 子利妻盧氏 常體仁妻張

十三年邑令張鉞重脩尊經閣匾曰文在於茲

乾隆二年知縣時正脩梓潼祠屬邑人暢中掄楊爲枝郭培墉張資漢共勦厥事

教諭潘德人記從來地靈人傑文教爲先要必賴主持一邑者鼓舞而振興之乃能垂永遠而不敝學宮東北隅舊有梓潼祠其先名曰講堂邑士人敦書說禮會文肄業之所也迨邑侯李公以名進士栽培多士賞識拔尤一時聯科第登翰苑者有人彬彬乎稱譽髦矣而溯其本原固自有司文衡者默相之以故旣肖文昌之像尊奉維殷而祠之東隅則附享以公之祿位焉乃剏建日久垣壁圯壞棟瓦傾頽有志者脩葺而未逮值邑侯時公於丁巳冬來蒞茲土崇尚文獻本運會之昌明敷德造

大化瞻拜之餘卽慨然捐金修整迺屬紳士暢君中掄楊君爲
枝郭君培墉張君資漢共勦厥成閱兩月而工竣但見棟宇一
新丹雘交映南耀層閣東繞清流文星朗照四壁光生猗歟
哉旣復吉地自發人文從茲文治隆人才起於以增國家之
而造永長之福者胥邑侯振興力也鄙人士屬記其事
盛舉也不揣鄙陋而勉應之勒石以誌不朽云

五年邑令趙開元增修晦庵祠閱月修櫺星門內外墻垣兩廡
池及明倫堂罔不整脩

趙開元記新鄉縣廨之東爲學宮廟制雖不甚敞麗然殿廡粗
具尚可棲神至櫺星門內外墻頽木朽往來者視若通衢而兩
廡泮池及明倫堂所在亦多傾圮若廟中祭典固陋相仍禮器
佾舞殘缺未脩先飾俎豆之區狼籍至此何以興賢育才佐

天子右文之治也是宜先崇廟貌以肅觀瞻將一切敝墜者謀所以修葺之計工度材約需白金八十邑值灾肯之餘積賦未清民力未可以勞爲捐俸以舉其事而監視之周區畫之善則學博潘君寔董其成也肇工之日造領新製祭樂器收貯廟中因語潘君曰此正禮樂聿興之時也講明修正匪異人任當與君共之潘君勤于鐸職素切釐定絕不河漢余言爰購求大清會典及通志各書公餘與潘君共相考核補造先儒之神主以定位次詳稽祭器之品物以肅灌將至禮節有一定之儀文樂舞有自然之度數綴說繪圖彙成一帙俾俎豆之司鼓瞿之吏有所循而守焉庶幾入廟生敬臨事而專致其精明神旣得所憑依而又能盡其所以交于神明之具將見聖人在御羣賢陟降是則一代文明之治而余兩人且暮望之者乎

新領祭器 白磁爵三十六隻 銅爵二十四隻 罇七器

銅七器 簋二十五器 簠二十四器 牲俎二十八器

樂器 大鼓一面 琴一張 排簫二攢

六年知縣趙開元捐俸重脩聚奎樓屬邑善行生員張資漢董其事規制宏敞匾曰奎樓

暢俊記國家之興因乎人才人才之興關乎地運自昔然矣然而人才不自興必待有以振作之而後興地運亦不自盛必待有以脩治補救之而後盛吾新豐宮內舊有奎樓雄峙異方考碣記創自前明上谷苑侯其後踵事增華規模完好夔屈龍信之輩多資默相由景運而毓名儒豈曰小補越今己未秋霪雨為灾棟莖大壞砂磧沉零向之巍煥崇隆者幾有荒烟蔓草之慨焉夫奎壁主文故五星聚奎則天下文明吾邑分野適當其

次咸在燭照之中自獲_夷夷之福然使神無憑依詎能收人物
阜夥之效哉邑長奉新趙公下車之明年以儒雅飭吏事百廢
俱興 文廟殿廡門楹旣已捐俸次第塗墍又念辛酉屆大比
奎樓舊址卑隘亟宜脩整昕夕規畫捐俸數十金鳩工聚材
將拓而新之家君思齋祇承德意置簿首倡邑紳士識大體者
輸貲致力衆志僉同公乃進諸生張君資漢崑董其務張君更
相攸助肇工於是歲五月落成於七月棟宇矢棘丹雘日晶是
科郭君均果魁一經謂非地靈人傑較然而不爽者乎時余歸
自楚南同學諸君子屬一言以紀風美余惟公文章致身動爲
矩矱口振鐸聲試從衣冠輿誦下質巷議衢謠其稱清流高調
名教千城者更無比倫區區土木之事豈欲勒石示人哉顧古
有云一栽樹穀十栽樹木百栽樹人培風氣以淑羣英育人材

以翊 聖治官守之責莫大焉今日者工而不侈華而有制春
秋盼蠻雲旂風馬神之格思有不陰鑿冠佩之雍容與詩書禮
樂之盛也耶他時踐文赤墀承明紫禁翩翩接武如杲日光如
豐城劍當有熊熊莫掩上燭於閣道之間使人按籍而指之曰
此新產也此縣大夫興行所造士也豈惟地以人重而我公之
盛德於是爲不朽矣若夫董役効勤則張君亦諸生之祭酒得
附末光云乃爲鐫石副在瞽宗

九年知縣趙開元創建神器庫三楹於明倫堂之西貯祭器樂器
十一年知縣趙開元捐貲重脩大成殿明倫堂敬一亭肇聖宮名
宦忠義孝弟節孝等祠儒林坊及教諭宅增文昌閣門檻週圍盡
砌花磚垣墻命邑庠生張資漢董厥事

邑令趙開元記新鄉 鄒地行山抱峙衛水中環扶輿清淑之

氣于此而萃康叔武公之教化所自興也邑之有學創自宋元
祐間數百年來疊圯叠廢其廢興者屢矣今復日久漸傾敝宇
壞垣所在多有噫學宮之不完職誰之咎也哉庚申余蒞是邦
入廟祇謁瞻顧之餘愀然病之又念邑之有吏凡以作人揚化
正其三德尊其六行齊其五典同民心而振士氣也顧于興賢
育才之地傳舍視之可乎且我國家崇儒重道文教覃敷訓
飭士子有文增定從祀有典先師五代王爵優封崇聖一祠
隆名特錫頒聖諭布經書懸御額以燦黌宮發帑金而資
書院煌煌鉅典不可殫名乃百里之寄者惟是縮銅章紆墨綬
篆裊簾垂琴清鶴逸目擊芹宮之剝落漫無整理其何以仰副
聖朝崇隆學宮之意乎且文廟固釋菜地也今將使有血之
宮飄搖風雨卽滑上下薦明祀無乃其衰已甚於大典為不顧

乎嗚呼是誠守土之責也惟是邑當災眚之後時詘舉羸或疲
民力爰視工之緩急脩而葺之今已六年於茲矣幸遇年穀順
成又邑之人士不以令爲迂懦上下志同捐俸爲之倡一時競
出囊金得白鏹八百有奇致善行博士張生資漢董其役鳩工
庀材盡撤朽蠹易以堅良卑者舉之高者抑之欹者正之廢者
復之文以藻績繚以垣墻不數月間已煥然維新矣嗟庠新鄉
河北一望縣也前明以來文章經濟之士接踵而起數十年間
亦旣陵夷衰微矣得毋膠庠敝壞以致儒紳不振乎今而後廟
貌丕新諸生以時考業其間而學博潘君復勤秉鐸從此文教
聿興當必有魁士偉人特出其中尹茲土者行將旦暮觀之矣

新鄉縣志卷第十二

學校志下

祭樂器明初無考天順元年知縣楊清始置祭器嘉靖中廟棟產芝後以生員張楫女爲世廟繼后楫脩造祭器款式皆本古圖誠久缺壞所存無幾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知縣周毓麟遵檄准古製脩禮樂器乾隆元年知縣張鉞重爲脩補六年知縣趙開元請領祭樂器創神庫三楹貯之

國朝任璿脩造文廟禮樂器記蓋聞先王之制禮樂也所以格天人和上下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粵稽姚姒子姬之代忠質文異尚因革損益異宜非夫子折衷而裁定之何由令經曲之儀律呂之節經久而無弊乎以故歷代設祀以隆報稱禮備四代樂用八佾至我 朝尤加隆焉誠戊辰圖臣周倅也

敬先聖宮墻而輪奐之復進紳士咨之曰春秋祭享國典攸關
廟中之器僅有前代戚畹張楫所造者數事其爲不倫不脩孰
甚焉是褻祀也神其享之乎乃稽典制新其舊創其新禮器則
樽罍銅登鼎爵以及籩豆筐俎之列罔弗飭樂器則簫鼗祝敔
琴瑟以及鐘磬搏拊之屬罔弗具俾俎豆之司鼓翟之吏有所
循而守焉庶幾將享之際牲醴豐潔蘋藻飭修宛若神聖之在
御群賢之陟降於左右也洋洋乎於以昭一代文明之治顧不
偉歟不佞於禮樂大典漫不之省幸際人文化成之代又當聿
興禮樂之時乃吾邑之講正而脩明者自周侯始可謂知本矣
謬記其事而系以銘銘曰廟貌皇皇德音孔章籩豆攸薦佾舞
攸揚器無雕鐫音無厲靡載獻載酢以禋以祀金聲玉振展也
大成勒石永藏妥我聖靈康熙戊辰十一月 祭器鼎一花瓶

二釧一洗二雲雷罇一犧罇六象罇十簠簋十四登三豆百二十爵三十皆銅器竹籩百二十盥洗一并架祝板一祝桌一香盤一帛匣十四樂器麾旒二笙簫二笛二瑟二琴二篪二壎二鳳簫二搏拊一祝一敔一編鐘一編磬一鼓一 知縣張鉞修補祭樂器記從來禮以將敬樂以昭和所以格天入而通乎上下者也自西京制作而後中規中矩有條有理稱明備焉迨愈傳愈遠經曲之儀律呂之節已十不存其二三沿至於今更多殘缺夫一器不具不可以言禮一音不全不可以言樂禮樂不備何以昭格惟 至聖先師萬世師表歷代祀典載在頌宮至于我 朝尊崇尤重追封五代春秋享祀禮行三跪樂用八佾尊莫上矣詎可任其殘缺弗備應虛文而習故事也乎余於雍正癸丑秋 欽奉簡命宰治新邑恭遇大典五夜虔祀目不覩

典物輝煌耳不聞金聲玉振雖東帛陳牲歌詩佾舞而制作淪湮不倫不備曠職而褻祀莫有大於此者矣俯伏之下念切維慙捐俸集工脩殘補缺又奚辭焉禮器則若銅登若簠簋以及樽俎籩豆筐篚之列無不皆備樂器則若鐘鼓若琴瑟以及鼗磬祝敔搏拊之屬無不悉具乃于未祭之前集諸生而演習之務期瞻拜之餘豆登攸薦佾舞攸揚以禋以祀耳目聿新雖鄙邑偏小非如司成之所陳太常之所掌煌然為天下觀而器無凋殘音無靡厲承祭者藉以輸如在之誠與祭者得以觀文明之盛將至聖在天之靈庶或臨于上而群賢亦無不陟降于在旁也豈非一時之盛舉歟自茲以往邑之士大夫踵而習之揖讓之容載道絃歌之聲盈耳彬彬乎禮樂之遺也康叔遺風稱再覲焉可勿勗諸茲將祭器樂器之數并紳士捐助之姓名以

及課工之人悉勒於後載諸鐵筆以垂不朽脩補祭器小錫爵
四十一竹籩二百六大錫爵二十一帛篚二十四錫簠三十四
牲俎 錫簋三十五木櫃一樂器麾二石磬十六祝一敔一笙
二笛一簫二塤二箎二舞器旌節二翟三十六簫三十六雉尾
三十六 知縣趙開元貯禮樂神庫記乾隆庚申余來蒞新鄉
因謁文廟徧閱學中諸器敝者脩之缺者補之然猶未備辛酉
請於方伯祇領新頒祭器樂器爰詢故所貯處則散寄各舍並
無專所夫虔於享聖而畧於藏器豈以是爲細務可以不經意
乎一物者道之全體之所不遺也一事者人之全心之所見端
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作
其所由來者遠矣道不能虛而無所寄故有器以傳之而禮莫
大於祭樂亦莫盛於祭之時先王制器纖悉詳盡郊社以之宗

廟以之學則釋菜於先聖以之非虛加之也中心之誠懷而不能諭必有所麗以達其油然不已之意冠裳玉帛與敬而往琴瑟干戚載和以行器不徒設則亦不徒藏是并制者之精義與用者之精意而藏之也物雖至細自下而上必原其本吾爲祀先聖而設此則所以用是物者其本固已重矣道雖至大自上而下必究其末吾以此而祀先聖則所以藏之必有道焉其末亦不得輕矣苟不潔其貯之之地適以形吾心之慢而禮失其所自始亦以形吾心之乖而樂喪其所自生人心之精意亾卽禮樂之精義亾也雖質明行事由灌獻以迄於徹禮成而加之以敏亦具文耳聖人其歆之乎故卜地於明倫堂之西南創神庫三間命張子資漢董其事經始於乙丑冬杪落成於丙寅春中專以藏禮樂之器不以異物參之無事則封錮以待祭然後

陳祭畢復藏之庶幾明潔之意周於事之前後始終不以非祭之時而有怠心且室若器煥然一新亦與衆更始之義也舊存祭器鼎一犧尊六象尊九香爐十六劍一雲雷尊一花瓶二簋五簋六豆二百四十五爵五皆銅器新補祭器小錫爵四十大錫爵二十一錫簋三十四錫篋三十四竹籩一百六帛筐二十四牲俎一樂器麾二金鐘十六磬十六鼓一搏拊二祝一敵一琴四瑟二笙二簫二笛二塤二箎二舞器節二羽三十六籥三十六新頌祭器白磁爵三十六銅爵二十四錫尊七磁劍七木簋二十五木篋二十四牲俎二十八樂器大鼓一排簫二琴一贊禮令邑庠文行兼優者司之

康熙續志先師位典儀一人通贊一人捧帛五人執爵五人同尊五人進福胙酒二人接福胙酒二人四配十哲位贊引一人

捧帛二人執爵二人啟聖位典儀一人捧帛三人執爵五人司尊三人先賢先儒位贊引四人捧帛四人執爵四人

佾舞擇民間俊秀子弟爲之乾隆六年巡撫雅爾圖聘請衍聖公樂舞生三人來豫教習

康熙續志旌二人翟三十六人箏三十六人歌章四人執麾一人引旌一人舞生三十六人笙簫笛琴瑟箎塤鳳簫各二人搏拊鼓鐘磬祝敔各一人知府劉謙札云札新鄉縣昨因公赴

省知開郡祥邑文廟內樂舞生前蒙撫憲聘請衍聖公樂舞三名教習諸生樂器俱已嫻熟因思各郡事同一體已與開郡商定卽擇省內學成者三人吹彈一歌一舞一延至衛郡公所各邑俱就本學內遴選三人到府一習吹彈一習歌一習舞匝月卽可成功習成回縣卽令三人轉教通學諸生亦限一月成功

明年二月丁祭時即可聲容美備實于大典有光也一切經費
汲縣承辦事竣均派共勦盛舉幸勿遲緩此札乾隆六年十一
月

學田五十八畝坐落不一租佃隨時

藏書二十一種

上諭十六條康熙三十九年頒 御製訓飭士子文一冊康熙

四十一年頒 御製錢名世詩二冊雍正四年頒 上諭二冊

雍正五年頒 聖諭直講二冊 上諭二十四冊雍正七年頒

上諭一冊雍正十一年頒 外官相見儀注八卷雍正十二

年頒 學政全書二冊乾隆元年頒 孝經易知二冊乾隆三

年頒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 欽定四書文二十二卷俱乾隆

六年頒 學宮備考八冊乾隆七年頒 欽定訓飭州縣條

一冊乾隆八年頒 大清律續纂條例二冊 御纂周易折衷
二套 欽定書經傳說四套 詩經傳說四套 春秋傳說四
套 性理精義二套俱乾隆十年頒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八
十冊乾隆十一年頒

碑刻五

進士題名碑在明倫堂成化十二年勒石廊瓚記國家興學育才褒揚之典至渥也士子於時挾道義取青紫得人之盛較唐虞之俊乂成周之濟濟無少讓焉新鄉賢才輩出遠者不可稽洪武初逮及百年其奮身科第接武雲衢者視昔有加焉顧盛而弗傳則久而易湮憲副天臺陳公督學河南按詣新鄉學謂獨無進士題名缺典也已升者無所表識未升者無所激發命有司勒石題之予卽政未幾首承是舉乃考邑志詢父老得前

後氏名若干大書深鏤以傳其盛俾人物存歿有光亦奇遇也雖然興於前可傳則繼於後者可法題名之作以昭揭亦示勸也諸君觀是刻者景仰芳徽尚其飭躬勵行抒厥蘊藉無徒使前人獨擅其美則盛世之大化重賴是題也直有裨世教矣不然而侈盛誇榮附和標榜其何能爲國家效一日之用哉貢士題名碑在明倫堂成化十五年勒石張甫碑記人才之由於學校尚矣歷代相因其制不一無非以期得人而已我朝自科第取士之外復設以貢舉賢者能者於朝陞入胄監以次擢用或授以官守或任以言責是卽唐學館生徒之設宋三舍之制也書曰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又曰野無遺賢萬國咸寧國朝立法之備敷求之廣宜其得人之盛海宇寧謐也故題名勒石俾垂永久以詔後來者知所振云

程子四箴註在敬一亭

靖十年勒石 卧碑在明倫堂順治三年勒石 御製孔子及
四子贊康熙二十三年勒石 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雍正十
年勒石

匾額二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在大成殿康熙二十三年頒 御書與天
地參匾額在大成殿乾隆三年頒

康熙續志曰邑志所載以外翰而稱好學作人爲范公鏞馬公
朋鄭公光溥李公玷以先達而啟佑後進建立書舍爲梁公問
孟今 天子欽崇聖道禮明樂備而邑侯周公復整飭學宮輪
奐具美則分科校士如胡安定其人者伊誰之責歟

書院義學社學附

首身書院康熙三十四年知縣李登瀛建於縣署之西因邑東壯

君子村舊有蘧伯玉廟以廢改建此祀之

李登瀛記省身書院者祀衛大夫蘧伯玉也新故衛壤衛名君子而伯玉尤著邑東北故里猶在土人號曰蘧里或曰君子村蓋取其姓氏與德行名之以誌仰止千百年愛敬如一日也其茲蒞新之四載邑之廢墜或脩或創次第舉行因念先賢遺址近在郊垆而祠宇弗建俎豆藐然是亦尹土之咎也且崇德報功載在祀典大賢廟享誰曰不然爰捐薄俸建書院於縣署之西而顏之曰省身蓋寡過若未能伯玉志也落成致祭率諸生往拜座下企仰芳徽如親几杖因告之曰諸生今日亦知伯玉之所以爲賢乎傳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精進之力久而弗衰故年彌高而德彌劭其檢身不及之念一介使不能道之此伯玉之所以爲賢而後世所

當法也其所以法者亦鑒乎人之能省身與不能省身而已今夫一技一能高自位置堯時伯鯨彼以為大舜不如也周時華士彼以為太公不如也若君子則功蓋天下而不居善過一時而不伐學窮千古而不矜其視人常賢于已視已常遜于人競競焉惟懼不克而至于悔尤故夫功也善也學也人之見之則然彼且以為愚夫愚婦猶足勝我而我渺無一能也夫豈獨無能而已哉我之身日與悔吝相周旋欲求一念之即安而不得矻矻孜孜沒齒後已此能省身與不能省身者之大較耳子曰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以孔子之聖而止言其無大過且必假年學易而後免甚矣寡過之難也伯玉之心亦如是而已矣諸生幸生君子之里讀其書想見其為人顧瞻廟貌悚然加敬其亦思所以自省者而可乎諸生勉乎哉遂以斯言銘之石

邑人郭培遠詩國去名賢遠車聲猶在途尼山敦古道衛水徹
冰壺寡過勤朝暮知非信有無鄘南關勝地俎豆任吾徒

德化書院康熙三十五年邑人郭遇熙等爲邑令李登瀛建

郭遇熙記募引在昔文翁治蜀而教化日興昌黎蒞潮而文士
日進二子之澤皆至於今不衰吾鄘非蜀潮比不過古衛一下
邑也地瘠民貧而風淳俗樸農荷一耒士守一經詩書禮讓之
風猶有武公之遺焉詩之稱武公曰有斐君子蓋言學也又曰
終不可諠兮蓋言學之及人也終春秋之世如蘧史如端木彬
彬儒雅古今稱爲衛多君子倘非武公之好學切磋琢磨而能
造就人才累及數世而罔斁乎吾邑侯李公以白下士爲名進
士筮宰吾鄘下車之日政清刑簡庶務允釐簿書稍暇卽進多
士而課之不期年而吾邑門下士奪解標入翰苑爲天子史

學侍從之臣。鄙人士咸舞奮發爭自磋磨以期無負侯雅意。作人之化蓋三年于茲矣。侯又好學不倦。政事之餘手握一編。常至夜分。猶聞誦聲。而多士卷牘纍纍積案。侯搯觚披閱。親加點竄。曾無片晷之停留。噫嘻。想文翁昌黎之善教。未必如是之諄切篤摯也。詎非有斐君子衛之武公者歟。今年春余自京師。予假歸里。適值侯校士之期。鍵戶而三試之。先爲賦言以示遐邇。其告誡懇詞。文煥麗已足以炳耀日月。而式靡起衰矣。又分俸以建義學。延師以訓子弟。闔邑之英俊黃童。出入擁匝。咸欲占片席以爲榮。而屋宇湫隘。戶外履滿。常有立星露宿之虞。甚非所以廣施教鐸而收羅人材至意也。于是鄙之父兄耆老聚族而前曰。侯加意作人。講論不輟。而義學片椽。曾不足以蔽風雨。可奈何。余曰。昔馬融教授生徒。前後設絳帳。張橫渠坐櫟。

比以傳六經古之師道尊嚴莫不有講席以爲授受之地今義舍雖狹而前厦尚有餘隙不可度材量工以爲邑侯講堂地乎倘異日者榱桷初成丹雘伊新邑侯坐于堂上乃名諸生于堂下而講習討論如昌黎文翁故事則執疑問難宮牆有立雪之基繹道闡經堂構來啣鱣之異菁莪樸棫咏于邦家杞梓榱桷儲爲柱石豈特師儒之慶亦盛朝之光也僉曰善請以吾子之言佈告于紳士社甲之好義者

鄜南書院在城內東南隅舊爲許岡鄉別墅後經西商購爲會館雍正元年署新鄉縣事開封府同知吳元錦捐俸贖之以爲義學顏曰鄜城書院復置田一項五十畝以資諸生膏火日久廢墜室既就頽田亦易主乾隆五年知縣趙開元重爲振興解橐贖田創建大門一間東西耳房各一間增繕西齋房四間易今名延師士席

前廳三楹爲敬業堂後廳三楹爲退省齋偏東三楹爲諸生學舍
乾隆九年復捐金拓地增建一十二間肄業雲集隣郡咸來迄今
不廢

吳元錦鄜城書院記古之時良多嗜學邱索典墳視若性命或
荷耒田間戴經而鋤或負笈四方擔簠而咏初不必羣居萃處
納之庠序之中然後德修而業進也後世志於學者不古若故
窮鄉僻壤闐闐負販之中往往以琢磨無資遂致冥行而罔覺
義學之設所由重焉 聖朝加意作人弘敷文治薄海內外聲
教四訖復念孤寒子弟所在咸有爰命直省郡邑有司皆立義
塾母狗名失實母有始鮮終士生右文之世何其幸耶新邑擅
山川之秀王屋蟠左衛水繞右考其遺跡蘧大夫故里存焉宜
乎戶誦家絃彬彬稱極盛乃頻年科第寥寥人文未蔚豈時會

適然與抑亦興起之道有未至于客哉余以菲材代庖邑事誠當荒歉錢穀簿書日無寧晷然培養人才之念固切切焉弗懈先是城東南隅有鶴園者乃許罔卿別墅其後裔式微一再售而歸于西商爲會館都人士以新邑靈秀毓起文風所關雅不欲屬于客子咸以其事質成余正念新邑義學之缺而未有其基也爰捐俸贖歸改爲鄘城書院其墻垣棟宇傾圮欹折者悉修理補葺之又置田一項五十畝供饘粥資膏火乃延主席進四境有志之士肄業其中對泉石之峙流無非悟境睹鳶魚之飛躍盡是文機從此英才傑士雲湧霞蒸上副 聖天子棫樸之化豈非新邑之幸而亦長民者之光歟第俸微力薄弗克大其規模又復爲時無幾不得見諸生大化之成茲用歉焉後之蒞斯土者倘與余有同志以時培植俾日新月盛後之視今不

致如今之視昔是固余所厚望也夫 邑人殷元福記國家設
學校以育人材雖下邑僻壤皆與詩書禮樂之薰陶顧非列博
士弟子員例不能入而郡縣承 皇上菁莪棫樸之化于是有
義學之置既使單寒未遊泮之子得卒其業而諸生欲廣聞見
亦講習于中而得之道也然求其頭角崢嶸氣象不凡如舞陰
之于膠東文穆之于彥國一見決爲公輔之器曾未有其人焉
何哉天下事舉之者貴揣其志而培之者務固其基泰山之溜
可以穿石專攻也豫章之木七年而出地基之固也專且固而
人才之不底于成者鮮矣昔昌黎先生蒞潮不一歲慮里閭後
生少所師承亟置鄉校延請趙德而潮之人士至今比於上國
試當中原文獻之地爲功更何如耶新邑夙號易治其窮經講
業者亦頗盛于五邑邇來浸以衰微司馬錢塘吳公代篆于茲

深嘆人才不振如星辰寥落謂非有以長養之不可夫長養非一日之功則又曰天下之事非甲爲則乙爲何已何人吾盡吾心焉耳矣又曰囂塵湫隘非誦讀之所城東南隅高敞而爽塏吾所贖許罔卿之舊別業葺其破缺新其漫漶繚以墻垣其永爲肄業之地焉若經畫措置之顛末見於紀叙者詳矣不復贅惟是目擊盛舉追憶此地往鄉先達多以鍵戶藏修已未歲同時捷南宮者三人一時稱地靈人傑相值閱今四十三載而公祊許載清璧假計沮絃誦復聞中阿重咏因稔于衆曰此詩所云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也而今得於公平志之專矣培之固矣精神力氣百世不磨諸君其知之否顧公之所以望于後生者又非徒異日之科名已也余不暇班史九品之第諸君試思王楊盧駱之上不有韓李歐曾乎韓李歐曾之上不有濂洛關

聞乎如陟山者愈陟愈變如涉海者愈涉愈深朝斯夕斯尊聞
行知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沐公書澤於無窮而公三不朽之
業亦概見於此矣皆曰然遂次第其語而勒之石庶來者得以
觀焉 趙開元增脩鄜南書院記士習之下究也爲風俗而其
上章也爲治績人才之養不可以不豫故古者造士之法最爲
詳慎今之學宮緣古而喪其真者也今之書院變古而不失其
正者也書院之名始於唐而其作人也盛於宋然亦二三大儒
各就其所至之地教育一方而非天下之通例觀胡瑗以蘇湖
二州教授入爲太學一時名臣碩士往往出其中降及南渡李
綱罷相而太學生歐陽澈陳東共起而力爭之雖死不避則宋
之人才猶多出於學宮不徒恃書院也後世而變矣郡縣學僅
以廟祀聖人而並無庠舍學者各散處於言龐事雜之地所以

亂其耳目心志者實多釋菜之名存而造士之實亡畧無補於人才故其勢不得不盡天下州縣別置作人之所以聚其渙我聖祖仁皇帝上下古今之變特命各省並建書院其具既設而所以誘掖激勵漸摩而成就之者又復詳而有法使并此而怠玩之則士習益偷而不可救藥下既無以振頹風而上即無以待朝廷之用然則書院有興廢而人才之升降因之人才有升降而風俗之醇疵與治績之隆替由之豈可謂天下之小故耶守令受天子方面之寄而不加意於是則雖百廢具興皆苟道而已余自庚申來吏於斯首欲爲朝廷作人訊知故有鄘城書院雍正九年建迄今不二十年而室既就頽田亦易主廢興之故必有任其責者矣余既捐貲贖其田復創建大門及東西兩房增繕西齋庠舍遂卽此以課士然來者漸衆將不能容越

四年甲子又復捐金拓地增置書室十二間規制視舊爲稍廣云易名曰鄘南紀實也夫新鄉古鄘地而入於衛爲呂望發跡之所迨康叔有作新之化旣革紂都故俗九世而武公繼之以金錫圭璧之德陶鑄其人故古稱衛多君子卽近自有明以迄昭代文學之士有猷有爲有守者鵠舉鵠起何其盛哉康熙中葉以來而少衰矣豈衛河沁水三岡五陵山川秀傑之氣有時而歇歟抑士不克自奮歟又或養士之澤入之者未深歟天時人事之剝復往往反覆相尋久之必復其所始蘧瑗史魚之風尚可溯也諸生苟不安於凡近而以古人自命精研義理潔治身心而敦尚實行爲明道經世之文發從前所未發則人才何遽不如昔且或過之庸可量乎故詳紀其事於石俾後人知人才所以升降之由天人參焉凡蒞斯土與生斯土者皆不可以

不勉勵也。邑人暢俊鄜南書院記先王建學造士教自近始
始於塾而升之黨州以達於國然後論材而官之則栽培深厚
而非朝種暮穫者比此人才所以獨盛也迨有宋明道先生宰
晉城令多設鄉校擇秀異羣萃類居復親至爲正句讀晰文義
使知進德之方由是熙豐中雋傑連收科目而風俗以厚其後
嶽麓嵩陽與石鼓白鹿宇內稱四大則書院於是乎昉而以視
古昔鄉術州黨之學理則一也。邑城內東南隅舊有先達別墅
前此輦上諸君子纍纍若若發軔於斯先大父黃門公亦與焉
未幾屢厭涎口康熙壬寅錢塘吳公暖爲書院建置之始余曾
趨陪觀盛事明年挾三寸管走長安道偶過里門旋如逆旅信
宿席未暖行矣卽有親知故道如桃源中人聞外事不知有漢
何論晉魏以故縣大夫先後摩勵之方俱未獲深考誠辛酉歸

自楚南見都人士行誼修美春絃夏誦乃知興復書院惟我邑
長趙公用心獨至而大賢之所爲固迥異緩文者流耳蓋公文
章醞釀凡百可師討多士而啟迪之固已身爲坊表口誦鐸音
繼復捐俸延師表裏學校俾諸生得以遊精棲息儲爲棟梁所
謂體 恩綸以永風教卽易之教思無窮詩之德音不已胥由
是焉又越癸亥已歷三載矣委不佞主其事噫九瑕一瑜之涼
修轅車棧馬之歇足方心境塵封安能專一於鼓篋之區乎顧
念閒軒靜掃聲價日增何況詩書禮樂之場得以領袖其間詎
不幸歟乃本昔所聞於父師共相勗勉一時聲氣應求河朔負
笈百人叫怵躍舞各自矜奮余乃倣三年敬業樂羣之意以區
其堂復思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書院非講學之肆乎肆而
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無居同邇者

束心向學步武先民非僅獵文詞以弋譽也其必敦彞倫崇性命以聖賢為規矩師友為刀削孝弟忠信以為材幹廉耻以為繩尺而身以為器斲底於成斯我公之振作為不虛雖然傅粉難為功塗墨易為惡其與子瞻翰墨之清虛僅一間於聲色貨賄之惑溺說相類也若是則無論首尾橫決見諂士林即綴緝口耳競斧藻而趨捷徑一旦構會策名拘拘泯泯又豈我公承流宣澤之意哉且不聞虞仲翔乎天下得一知己足以不憾而韓昌黎上書當路往復千言每以此為難今我公薰陶砥礪第甲乙錫指南洵昌明一會矣瓊玖之報永勒心版宜也其或意有所極愛有所忘決訪毀維如邢恕廢在三之誼而恬不知媿則安矣諸事歛容而退乃敬壽貞珉以紀始末若夫曩日齋會門坊未脩公既鳩工添建復贖民地而拓之屬縣尉韓君纏理

規制煥然一新則有目共睹毋庸贅及公諱開元字希輅號質齋江西奉新人丁巳進士

義學一在太僕寺舊地建坊一在東關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周毓麟建久廢一在縣治西卽省身書院康熙三十四年知縣李登瀛建一在縣西南小冀鎮二共裁費修脯銀二十四兩修理房屋銀六兩係邑增生張養素捐施粉漿池地五頃租課內辦用

邑人任璿官建義學記長吏養民之官也然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則未始非教民之官矣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籍之斯爲農教之斯爲士官之斯爲吏人固一耳其爲吏者德行道藝足以師表人倫而又各掌其郡邑之政令教治教化行而風俗美職此故哉近代來守令僅以治民爲事簿書期會刑名法律而外無他務焉傳舍其官秦越其

民方養之未遑而又何有於教雖春秋朔望秩祀釋菜要不過文具奉行已耳噫民行之不興非朝伊夕矣乃三韓圃臣周侯之令吾邑也雅意振厲倣古黨庠術序之義置義學擇凡民子弟秀而可教貧而無資者使居之擇好學敦行可爲弟子師者使教之而復置田若干畝以充師弟之廩餼于是絃誦盈耳儒冠載道翩翩然稱極盛也諸士稔公德意爰伐石樹義學傍以垂久遠而請記于余余以學田之設所以養士也養道莫備乎易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易頤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莫尊於上帝而聖賢並之莫急于萬民而養賢先之乃知士之自養與上人之養士兩相成也而興化培本必自上始若其無負養士之意則在士之自爲養矣今與諸士約藏修游息蘄底於成勿爲橫議之處士

勿為城闕之子衿勿徒曰衣冠絃誦學之空文勿徒曰文章科目士之餘事禮耕義種學耨仁耘夫而後鼎頤之指可以相發明矣至所置學田取諸寺兒山隈粉漿池頻年侵奪於共城之豪民者而經界區畫之邑諸生亦與有力焉恐後人視為官物計畝加稅而士不得受其養也并勒以為不愆不忘之助

康熙續志曰古者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白虎通云擇里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夕坐之此塾之說也後世社學蓋仿乎此其制久廢今邑令體昭代右文之心兩置義學延師設教庶得古里塾遺意與

社學舊在 cities 二一在東門內街南一在東關驛左城外十二社各一所久廢乾隆四年巡撫尹會一檄行各府州縣行社會法今亦廢

尹會一社會之法凡府州縣學各立社長用仁義禮智信五字於東西南北中立爲五社社分上下每社選端謹公直生員二人爲長約計大小中學文武生員多者以四百名爲率每社酌村舍毗連居址相近者一社酌隸八十人上下社各糾其半社長之下又設齋長分隸之學師置勸善規過循環印簿四本循來環去分發上下社長每簿紙四十頁簽標某社上下勸規簿首行開列社長姓名以下開列齋長衆生姓名稍後大書善過條款再後寫各姓名各一頁填註廩增附武字樣除善過不形無可短長外善則朱書詳記過則墨筆直書每季月底齋長送社長社長呈送學師學師於下季月首十日內傳集諸生於明倫堂升公座唱名有善則社長齋長率領列坐左右有過則站立堂下別置優劣二簿善則登記優簿以脩詳舉小善則敬

禮之小過則面責令改如能改下屆勸懲時削去過迹三令不改罰跪讀卧碑大過則登記劣簿以備申黜其有無故不到者卽入犯約條內記過每年底學師分別核明一呈提學一呈巡撫以定優劣至社長或偏徇不公善過混淆者斥退另選仍入劣簿以三年爲期老病請休者聽如三年內能教導諸生善多過少及有善無過者學師會同牧令據實詳請以鄉飲俱介榮之如學師視爲具文不實力奉行者叅處其外邑府學諸生卽隸於本學一體糾察如各社童子有能背誦小學孝經及恂恂循謹者許社長齋長領叅學師試文清順籍記府縣考試薦列前茅其舉人貢監願入社者俱聽之

順治新志曰社學古之鄉塾也古人自成童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以鄉舉里選煥乎有文今則以爲迂

遠而濶於事情養正無功並餽羊不存焉